3487
1736
v.4

栗谷全書

疏劄 墓文

雜著

俞氏集

淺自警

乙巳禍蹟 四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栗谷
李澤
李致
洪以坤
吳謙
沈逢源
李鐸 鄭惟沈
曾慶麟
李夢奎
貴人鄭氏
普雨疏
元衡疏
削勳次
革禪次

東湖問答
陳復昌傳
仲雲
林芑
俞秉
俞汝霖
俞絳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十七

禮曹參判李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字澤之鐵城世族麗季有門下侍中文貞公
諱嵒號杏邨筆法妙絶與趙松雪相埒杏邨之孫諱
原歷事我 太祖 太宗 世宗官至左議政爲太
平宰相號容軒是公之高王考也曾王考諱墀官至
承文院參校王考諱陸兵曹參判善詩文有青坡集
行于世考諱嶒早歿以公貴 贈兵曹參判妣昌寧
成氏節度使夏城君秀才之女以 正德己巳九月
二十五日甲寅生公公生而異凡甫八歲失怙哭擗

李澤

東333366

如成人稍長力學不倦 嘉靖辛卯選補上庠戊戌
中廟視學取士公始釋褐入承文院由副正字陞至
博士辛丑陞成均館典籍兼承文院校檢公善寫事
大文書故常帶承文之職歷工禮兵曹佐郎司諫院
正言侍講院司書又歷工刑兵戶曹正郎侍講院文
學司憲府持平弘文館修撰司諫院獻納乙巳丙午
乙巳間不傳時議
之間坐不傳時議遷置冗局者數年丁未夏六鎮凶
歉朝廷方軫北憂以公有撫御才由軍器寺副正授
通政拜穩城府使己酉夏以病遞頗有去後思歷義
州牧使僉知中樞兵曹參知轉承政院同副旨承陞

至左承旨乙卯特加嘉善拜咸鏡南道節度使厥後
爲觀察使者七曰清洪全羅黃海慶尚咸鏡而再按
京畿爲都承旨者二爲節度使者一曰平安爲漢城
府左尹者一爲參判者二曰刑曹禮曹　萬曆癸酉
以禮曹參判謝病免是年九月二十九日丙午卒于
第享年六十五計　聞賻祭如儀十二月辛酉葬于
廣州葛麻里先塋之側公賦性溫平制行和易待人
處事不設畦畛莅官倘廉謹在家崇儉約勢利芬華
非所汲汲公退還家不喜交游官登亞卿巷無車馬
如寒士家人或戲嘲無客公曰無客眞吾樂也杏邨
李澤

之後多以善書知名公筆勢豪健自成一家詩亦典雅而少與人酬唱世無傳焉射藝得妙武夫莫敢爭可謂才兼文武矣常戒諸子曰勿為惡德以忝先祖晚年築驪江小墅為退計以母老不敢決臨終語諸子曰有生必死〻何為戚但以老母為念耳且憂國事曰吾則已矣汝等當識之公初娶密陽朴氏主簿薰之女生一女適金可賓奉事再娶李氏宗室廣平副守諱存英之女中義大夫加恩君份之孫也夫人生于 正德乙亥四月十二日己亥配公三十餘年執婦道孔宜事上撫下咸得歡心制產有方雖值育

鞠不色憂以無撓公雅志　嘉靖乙丑先逝生四男
二女男長曰磬早歿次曰礙武科判官次曰碑察訪
次曰砥進士女長適柳夢彪次適尹希宏皆士人也
金可賓生三女一男女長適村繼禧次適崔五鳳次
適申光弼進士男幼磬生二女長適尚著孫縣監次
適沈孝謙進士礙生一男曰逑碑生四男一女男適
運遲餘幼砥生二男皆幼柳夢彪生二男二女長曰
浩餘幼尹希宏生一男二女皆幼葬公之翌年其孤
求碑銘于珥珥之生也後未獲從公游公之晚年始被
容接賞其方物無忤而已他無以窺淺深恐不能發
李澤

揚幽光累辭而請益確經歲不懈竊[redacted]自珥省事以
思
来當國之宰非一二吹嘘之力可集造化病于夏畦
者肩相接也未嘗聞公游其門以求捷徑故雖無煖
赫聲不至蹈禍機非恬澹自守能如是乎此可銘之

曰

皎皎如雪厥或易涅礎礎如石厥或易缺惟其近名
未能允迪公無鶩外涉世從容有熱炙手公濯以風
有網無隙公不在中委蛇委蛇退食自公巡宣六道
未見潤屋我謂公清人謂公拙潔無皓色柔無所屈
易簀何言念毋憂國盡刻斯銘用闡潛德

獻納李公墓碣銘

明廟冲年群兇罔　聖大厥士林乙巳以來無寧歲搢紳以知名死者肩相比故獻納李公其一也公諱致字可遠年十九選入太學　嘉靖庚子釋褐由成均館學諭遷至博士陞戶曹佐郎時　仁廟禮陟詔使臨境調度緜棼難算公曰賬數無銖兩差吏不敢售姦大爲判書所服歷兵曹佐郎咸鏡道都事拜司諫院獻納時戊申歲也公素憤憸人得志抗言無顧忌入對　啓事聞者悚然已而兩司共劾李芑之罪公持論尤力又言外戚不當與政芑與尹元衡聞之

李致

衙甚未久遞禮兵二曹正郎己酉忠州獄起草州爲
維新縣銓曹希苞元衡旨託選良吏左授公本縣將
瞷其爲李洪男喪中毆害同氣欲占還籍官之財與
袞麻日來爭辨公嚴辭却之邑人經變尚告許有姦
民造飛語將擠所嗛于不測公與觀察使李濉恐蔓
禍無辜平反其獄洪男訴于苞以故縱苞等始得間
嗾兩司誣　啓公及李觀察罷下禁府公時持母服
守廬被收色不動無一言及家事元衡治獄必欲斃
諸杖下獄中有號拒不違公久繫無變辭　明廟命
減死照律而公已氣盡不復甦時庚戌八月十日也

春秋四十七九月初旬葬于長湍府弘陵洞從先壟
也公資俊貌偉望之毅然可想其有守孝友直諒家
行無缺才周不滯自推步星曆下至百工技藝率皆
通曉善飮酒能多而不亂居官秉正無回撓惟其剛
嚴嫉惡不能容人之過故終罹非命公幾於乙巳欲
棄官歸仁川別墅以母老不決此亦天也高祖諱追
領中樞府事以典文衡名播中華曾祖諱孝宗黄州
判官祖諱璨成均生員考諱自夏積城縣監妣全義
李氏嘉靖大夫江原道觀察使繼福之女公娶李僉
正麟壽女是星山府院君稷之後也李氏性度靖方 李致 端

女則修備公殁持家業無少替　萬曆乙亥正月十
五日以疾終年七十一是年三月祔于公墓有二男
三女男長曰師聖登文科卒官司饔院正次曰景聖
壻曰權儆李愼言鄭錫禧皆士人孫男曰廉序度廣
序是師聖五子景聖之男女皆幼公之嗣孫因公弟
都事儆求銘于李珥辭固而請愈切珥念與公同是
德水人同祖高麗三司使府君且公死有餘烈不可
無銘遂銘曰
懿其質秀其才天何厚哉富于正隕于邪天胡薄耶
厚薄在天公何與焉生未始非辱死未始非榮一片

嵌石千古留馨

李致

漢城府庶尹洪公墓碣銘

公諱以坤字仲順姓洪氏系出南陽〻〻之洪來自
中朝爲國大姓在麗朝已盛入我　朝有諱吉旼佐
太朝策開國勲封南陽君門益昌大卒謚文景於公
爲六代祖也曾祖諱循性内資判官祖諱貴孫石城
縣監考諱潤先江陰縣監妣崔氏司憲府監察智成
之女以　正德乙亥生公公有兄早逝父母憐公無
兄弟不程課以文用是應擧不中　嘉靖戊申公年
三十四試武藝除部將調主軍資簿出監青陽縣自
此歷内職者曰司棄宗簿主簿造紙司紙司憲監察
繕工濟用判官忠勲都事司甕僉正掌隷司議漢城
洪以坤

氣 盧蕤

庶尹揔外邑者曰南原判官載寧逖安高陽旌善安山祥原六郡守 萬曆壬午三月六日以疾卒享年六十八是年五月二日葬于楊根馬落巖亥坐巳向之原在先塋側公天資寬厚。度夙成不學而自能制行十八遭父憂執喪毁瘠見者傷之二十七丁母艱哀敬遵禮念考墓有水氣將移兆窮無物力自牽車牛奔營(求)具深墨羸瘠僕隷感泣鄉隣憫其誠出力相助乃還卜燎原以妣祔舊壙果有水濡慕久而愈篤至練自斮季指埋于墓前喪畢别造考妣位牌安于淨室朔望必參出入必告雖不酌禮非真孝

則不能也嫂崔氏殁移兄墓就祔以避漏自傾其財
設衛竪碣兄子鳳祥主先祀粢盛器皿多自公辨經
理不翅若已家故公若失祿人必先啗鳳祥與姊妹
及鳳祥分家財推美占惡同氣相友人無間言事姊
無異於事母焉居官勤於使職館廨必修倉庫必盈
不喜媚民干譽雖無赫赫聲去後必見思形貌魁偉
鬚長過腹望之知其爲長者常以司饔提擧進膳于
華使之之注目其從者拱手起敬所莅吏民欽仰風
儀不敢再以事與物無忤有犯不較而亦未嘗怵於
權勢尹元衡是公從表兄也州郡歲時輦賂狼藉公

薄遺元衡

洪以坤

賴元衡 嗾

有禮遺不過直百鈔元衡驗其簡示族黨以傳噬焉在載寧時元衡棄其郡人富家奴妾挾其財奴籍其太半不肯盡納元衡囑公殺奴公不從又嗾方伯必殺公爭以實竟得免死及元衡敗奴訴法司伸冤悉陳其狀憲官咸歎異之本郡水軍有防花梁鎮者公已調遣水使私放御史點閱水使抵言初不就防公若自明水使罪叵測公於水使無契而乃曰罪我只罷何忍置人重律遂引咎落職以恤其急公於 國恤行素必限卒哭遇 國忌不問遠近不設肉其性然也不事畦畛不為皎皎之行而不營產業每罷官

則家食必客或至驚馬猶周親黨之急性且好潔居處
鮮明几屏齊楚客至必設酒食人不覺其貧也臨
終怡然歸順無嗟羞之容此又所難也公娶司圃金
石璘女克配厥良先公二十六年而歿祔公同兆有
二女二男女長適金仁甲令爲察訪次適李律無後
而夭男曰龜祥致祥龜祥娶縣監趙廷幹女生二男
三女男曰達海進海致祥己卯進士娶經歷趙琇女
生一男三女男曰宗海諸女皆幼金仁甲生六者三
女男曰時訒時誼時訓時説女適趙承孝餘幼龜祥
兄弟撫公之遺授狀于珥求碣銘公於珥先君爲内
洪以坤

弟琱自幼飽見先君外家最睦公事姑甚勤撫琱有
恩愛琱是一家人也茲不忍辭第鑱堅之文不能詳
而以繫銘曰
物蘊必發水鍾必溢在古不差在今不忒故以內資
之真醇石城之廉潔江陰之純明此三世不違嗟公
質懿克紹家業頎乎外恢其中孰云止乎百里是劬
是壽俾後人兮受祉

左贊成吳公墓誌銘

萬曆壬午三月九日丁卯左贊成錦陽君吳公卒于羅州廣山之第訃 聞輟朝致吊祭賻越三月仲夏十五日壬申禮葬于涌珍山先塋之側其原坐艮面坤先雍公之外甥禮曹參議愼公喜男以行狀示德水李珥求幽堂之銘珥重之不敢諾則曰子典文衡職不可辭卜得日促曰誌不具無以掩珥乃因狀以敍曰公諱謙字敬夫系出羅州遠祖季眞是高麗中郎將進士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錦城君諱愼中是公曾王考

吳謙

精忠出氣敵愾功臣嘉善大夫羅城君 贈資憲大
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襄平公諱自治是公王
考富平都護府使贈 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
判義禁府事羅原君諱世勳是公考平山申氏黃海
道觀察使諱自準之孫宗親府典籤 贈議政府左
參贊諱末平之女 贈貞敬夫人是公妣考妣之
贈以公貴也羅厚前娶金氏亦 贈貞敬夫人公於
弘治丙辰九月甲辰生于京都好賢坊第幼而穎悟
材氣夙成受業於柳君藕〻於斯文推爲長者公舅
申判書錦才公之賞亟稱許焉公年二十七日 嘉

靖壬午進士以胃疾不能居泮申公懽不第乃於乙
酉薦授尼署別提數年倒陞主東部簿即遷司憲府
監察出監南平縣莅事明果強畏弱懷壬辰冬擢文
科第二名仍治南平越三年辭疾解綬明年授宜寧
縣監邑甚弊賴公經畫得復蘇久之坐法罷庚子拜
禮曹佐郎旋陞刑曹正郎俄拜司諫院獻納始參從
臣之列自是歷侍講院文學弼善司憲府持平掌令
弘文館校理副應教累揚清秩壬寅以內贍寺僉正
挈眷歸養母夫人于羅州明年授南原府使甲辰監
司宋公麟壽上其治行之最陞通政丙午入拜兵曹
參議

參知丁未尹全州府是歲參 仲朔功臣宴以 恩[illegible]例陞嘉善封君以親老常乞補外歷潭陽府使光州牧使甲寅丁内憂丙辰服闋以戶曹叅判被 召轉兵曹叅判大司憲俄還亞兼同知春秋館事戊午出按嶺南冬引疾歸鄉己未 特陞資憲判禮曹歷大司憲戶刑兵吏四曹判書兼 世子賓客知 經筵事都摠府都摠管辛酉加正憲拜左叅贊甲子陞崇政判中樞府事厥後再判兵吏曹三拜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隆慶庚午秋以左贊成謝病乞骸南歸舊業遂不復還朝公天資温雅處事詳慎中外所歷多

擧職長於吏才部決如流平生不喜發人過失謇諤

被元衡忌

雖不外形內有所守大被尹元衡所忌累欲中而不售則其不阿權貴可見第於丁巳作都憲也同僚有証擠士林者公不克抑以此清望少減至於卜相被劾然知公者謂公心事無他必有能辨之者家食頤神閉户看書客至多不得見自以多疾博涉醫方頓悟攝生之要常以簡靜自樂飲食起處皆中節宣居鄉與物無忤閭里斂衽無閒然者　主上累命本道監司賜以優老之資享清閒之福者十有三年壽八十七考終于正寢官庀葬具終始哀榮死生無憾爲

吳謙

公娶竹山安氏安氏之考禔是校使子誠之子叅判
迨之孫也夫人與公同年生先公二十九年而歿
贈貞敬夫人今公之墓占夫人墓西生一男五女男
彥厚以蔭補官歷典櫻山臨陂今以南平監縣遭艱
壻長卽愼叅議次鄭師尹歸厚署別提曰權大勳振
威縣令曰尹霙曰柳享進典獄署奉事孽子曰彥寬
女適宗室鳳林令彥璘縣監娶偰氏只有一女適士
人李活叅議生四男一女長餘慶今宰鎭安縣次
男
彥慶文科黃海都事次重慶介慶俱業文女適士人
玄德亨別提生一男一女男暹漢城府叅軍女適士
二司

人鄭瓚縣令生一男四女男曰鶠女適金光彧申應
榘閔恪皆士人而應榘是上舍生一女幼尹霙夫妻
皆夭無後亨進生男女七人男長瑛餘幼銘曰
士有登仕式官爲家首白執板孰避是嘉公爵[illegible]貳公
來去重輕引年勇退弊蹝簪纓優游桑梓抱潛肥貞
鄉推達尊朝遠令儀舍車趾責戀 主心遠北方之
人議公是非公豈愠悶斷手曰謂玄室有刻用昭厥
潛

呉譲

同知敦寧府事沈公墓誌銘

公諱達源字希容青松沈氏議政府舍人 贈領議政諱順門之子內資寺判官 贈左贊成諱湲之孫左議政青松府院君恭肅公諱澮之曾孫左政承青松伯諱德符之五代孫也公兄弟四人長曰連源是我 仁順王后之皇祖考相 明廟雅望著於儒紳公居第三幼異凡兒重遲不好弄議政公以忠見戕於燕山公早丁家禍不能就外傅母夫人授以小學等書略通大義闇然而章十年四五能治古文為詩章弱冠選登上庠三十而嬰疾作廢人者近十年

沈達源

嘉靖丁酉始登上第明年又捷擢英科初授成均館學諭例陞至典籍歷刑禮戶三曹郎司諫院正言獻納司諫司憲府掌令議政府舍人通禮院右通禮司導軍器宗簿尚衣四寺正弘文館副校理典翰等職癸丑由直提學進爵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病未夙夜謝 恩則已累遷戶禮二曹參議皆以疾免安於散班癸亥 明廟念年資最久特加嘉善大夫同知敦寧府事積十二年至 萬曆甲戌十月二十一日壬戌卒于家訃 聞弔賻祭如儀 生於 弘治丁巳至是春秋七十有八矣公質 無機關倉卒不

形驚遽之色雖童僕鮮遭詬詈常慕卓子康劉文饒
之為人自以受氣不厚省嗜欲定心氣務養真元衣
必稱兩食必計匕動息節宣各有常度死生憂患不
以傷和執之固能致勿藥有喜季年神氣勝於中年
其聰明能記少日所讀書不差恬於勢利芬華築室
華山之麓寓興花卉尤愛老松扁其堂曰友松日嘯
傲其中杜門謝客人罕見其面若親黨至則一琴一
歌未嘗不娛雖不能飲酒必飲一杯取醺以為適有
杖
時臞屨苔階竹逕間白鬚蒼顏頎然其形宛若山澤
之臞焉家貧仰哺於祿每懸無事而食言及若無所
沈進源

容嘗自號曉窓老人著說深得理趣雖自謂廢學其
静養之效亦不誣也居家奉先以誠與兄弟恭而友
郭珣
脫衣襚
與人交雖不喜翕〻亦能盡己之情郭司諫珣死直
於乙巳僚友畏累無顧者公脫衣以襚談者義之妻
貞夫人金氏鷄林著姓父曰形曹正郎顯祖〻曰侍
講院輔德𤦺先公二十一年而卒葬在高陽大慈里
公卒之年十二月十六日以治命就合其封一男三
女男曰鍵以文科官承文院正字早歿娶李校理延
慶之女生子曰喜壽昌壽喜壽亦文科權知承文院
副正字公之長女來行而夭次二婿曰判官尹慶禧

縣監曹胤申二女亦先逝嗣孫喜壽血泣具書與狀
請墓記於德水李珥珥曰公之顯妣平山申氏是高
麗忠臣。節公崇謙之後司憲府監察求錫之女於珥
先祖妣壯洪氏為從母監察夫人許氏享年百有二歲
及見曽玄孫踈屬生於膝下故監察内外諸孫睦
婣殊倫珥祖妣與為姨兄弟而親若同氣珥聞諸祖
妣則公妣申夫人於公慈愛尤篤公病夫人勤勞如
護襁褓兒微夫人公幾不救公未及痊夫人即世不
能見公立朝顯親公以此終身銜恤云珥自少出入
公家不可謂不知公者是為誌銘曰

沈逢源

古人有言入火不焦入水不溺非謂形不受傷乃指
神無所毒研斯言以求公庶幾焉奇病陰釁迭侵目
前公保冲和事過晏然儻来之物人所汲汲簪笏而
隱支離其德我作此銘光昭玄宅

敦寧府判官鄭公墓誌銘

侯姓鄭諱惟沈字巨源延日縣人有諱均之麗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侯其後也曾祖諱淵兵曹判書 贈左議政謚貞肅公祖諱自淑金堤郡守考諱滿 健元陵叅奉世傳清白妣孺人光山金氏縣監諱賢齊之女以 弘治癸丑十月十一日壬申生侯于京城幼不好戲狎父母有所與必讓于兄郡守公愛以類已孺人常稱令子 弘治甲子侯年十二丁外艱既長大諫安公彭壽見而說之妻以子侯因以受業 嘉靖癸巳伯女被選為世子良

与

伯女被選

鄭惟沈

憂

娣俟憂懼早遜特甚初授軍戍轉四山監役丁酉秋
陞主軍資監簿冬拜平康縣監 中廟賜弓矢以遣在官
得疾 命醫往問居四年以清謹自持省母疾于
光州因辭職不還專於侍藥壬寅還朝歷司畜監察
司圃等職 中 仁兩聖相繼陟遐俟悲慟過人禮
臨之外歸哭無時乙巳仲秋朝議大變禍機將發柳
公仁淑判銓曹憐俟將敗陞秩司醞署令以優之

俟婿桂林

蓋俟壻桂林君瑠為羣小構逆名將陷不測故也及
金明亂告變 文定王后遣中使發卒圍俟家搜瑠
所在瑠知禍先遁不可得俟以此被繫隨逮子滋日

鞫于慶會南門外于時大獄方興桁楊滿庭炮烙慘
目而侯不失舉措及滋杖訊侯以頭觸柱仰天而呼
曰吾兒無罪天實鑒臨觀者皆酸鼻獄成徒役于定
平府未幾蒙 宥任便往來丁未因鄭彥慤上匿名
書獄事復發付處延日以母孺人年八十晝夜涕泣
呼天願於生前相見侯兄惟深倅南原奉母之官孺
人遙送鍥具後開封必慟哭乃嘗與坐者莫不揮淚
辛亥夏以誕生元子加 恩區內 明廟特命放還
田里歸時孺人于南原閱數月丁內憂制終尚在南
中數年後朝議始許寓都城內外寅伸雪罷籍隆
鄭惟沈

慶丁卯冬還給職牒戊辰拜春軍資監判官俄撥敍
庚
府寧己巳患風疾丙午春病益甚夏四月二十一日
終于齋義洞第享年七十八僕性溫謙與物無忤恬
靜不趨勢利尚廉恥賤貪汙不營家業施與無靳常
夙興夜寐非疾病未嘗偃卧儉約自牧不喜侈靡備
經患難屢遭貧困人所不堪而未嘗誹戚於人其在
謫中平日相知者雖宰鄰邑一不求惠故舊自京來
則敘寒暄外不問近事如何事兄如嚴父同居二十
今
餘年友愛無間教育諸子早命伯仲二子受業於金
鄭滋
慕齋思齋之門滋以才行知名士林間得禍甚酷每

經流竄終慶源配所侯年至老未嘗一日忘于懷言說輒下淚與人有誠悉去毛皮周急哀死盡其情若意合則雖少且賤者相歡如敵己親朋至必設酒食子弟供具若品味稍勝於賓案則輒不自安止之接人之忠病中亦不衰聞人有善欽賞讚揚見人爲惡容恕掩蔽門有尊屬因出入親密屢竊親身之物子弟欲究切之則輒曰豈余諾而忘之耶待其人如初追遠之誠老而不弛先忌將近絕不出入前期三日行素末年諸子請止不從病甚乃不克如志終夕銜恤若遇 中廟 仁廟忌辰亦前一日食菜悲

仁廟忌 齋素

鄭惟沈

感盡晷季子澈今　上朝以侍臣退朝則輙問　上
讀何書進德修業如何澈以實對侯喜動顏色曰
嗣王仁明吾東之福因勗以勤學輔導其臨曆纘也
親舊問疾者無少長皆延入臥內談笑自如執澈手
曰汝兒性悟宜勉教誨且曰吾家喪敗專由婚嫁失
當汝宜知戒其殁也　恭懿　之聖兩殿特賜優賻
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高陽水洞某坐某向之原配
恭人安氏系出竹山生於　弘治乙卯十二月甲子
年十五歸于侯安公無他子只有恭人鍾愛特深恭
人天性孝順而貞肅侍親居京也安公值職務煩劇

或夜深不還恭人常於曲欄假寐以俟纔聞履聲即
堂下扶侍日以為或隆寒盛暑無敢少懈安公嘉賞
曰汝何耐苦如此毋夫人東萊鄭氏患宿疾恭人侍
湯藥衣不解紐常膳必先嘗以進許進則少舒愉色
不進則亦自廢食毋夫人竟不起早世恭人孺慕倍
執人真必躬。三年後親舊勸安公改娶安公曰吾有一
女可敵十男再娶何為恭人衣服飲食極力供給
較毋生時加謹安公丁丙憂時喪具皆取辦于恭人
恭人至賣親婦時奩具以營襄事略無難色安公每
對人稱篤孝之狀聞者擊節安公卽卒恭人曰我天
鄭惟沈

地間罪人但當奉所天育兒子盡誠於祭祀而已每
祭親備庶羞子女既長猶不上安公神位所安之室
朝夕手自灑埽家有畫器彩氈常自點檢十襲珍藏
曰先考遺澤惟此二物居處不敢中於堂室曰父母
所坐處不忍當也每見盛饌及新物則必薦于廟未
薦則不嘗俟筮仕後恭人亦於曲欄坐起待仕退就
寢一如奉承安公之日不避寒沍年高無少替事姑
甚謹曾自南鄉迎養于漢師膳服適持愈久愈敬孺
人還南每稱與吾婦居百年無斁吾為祭祀歸鄉心
未嘗忘其孝也俟與兄同居也恭人待兄之妻無異

同氣飲食必共庭無閒言有庶妹在海州安公一無
所遺恭人分以産業曰其也執喪盡情可嘉也恭人
氣度雖和治家主嚴二男先長教養尤謹譬以楚撻
使無或怠每晨必令婢僕灑室庭洗滌器皿無不潔
淨方列昏則躬視局鑰女入東宫資裝不貸恭
人拔貧營辦終始如一大內上下無不嘆服待姻黨
鄰曲甚有恩意頻致饋遺而未嘗往來常曰喜出入
交遊在男子尚不可況婦人乎自奉喜寒素子女雖進
美衣珍羞未嘗服御只進薄具而已寢處不具衾
枕坐席僅取却塵安於人所難堪雞鳴而起夜分而

鄭惟沈

丁未滋移配

寢到老不變子女憂其害於節宣則曰某奉親時習性如是無傷也丁未之禍滋自光陽移配慶源路經東郭外恭人往訣解親膚小衣以衣滋曰古者愛子征役若服母衣而往則速還矣因撫膺號慟行路聞之皆流涕于時禁府吏卒日夜排門急叫恣其淩虐僕妾四散恭人常獨登小樓隨問以應。沛之際不至怵迫禍熄候或有鬱悒之容則恭人必百方寬譬以來和氣平居不形喜慍未嘗論人是非于滋歷官清顯少無歆動之色或有疾病非甚苦不以語人自壬申寢疾雖在牀褥不廢澡潔 萬曆癸酉夏四月

十三日疾革精爽不亂瞑目將盡祝曰諸子各享百
年聲絶而終享年七十九六月祔葬于侯墓之左子
男四人長滋以文科官至正郞次治進士亦先歿次
湜以蔭補官前軍器寺僉正次澈擢壬戌文科狀頭
前弘文館直提學女三人長郞 仁廟貴人先歿次
適東萊府使崔弘渡次適桂林君瑠丁丑削勳復職故追書孫
男三人一曰起須餘幼皆澈之子也外孫崔浚進士
孫女六人其適一長湍府使徐希呂滋出也其二適
進士李夢慶湜出也其三適士人李基稷澈出也其
四今 上昭儀亦湜出也餘在室珥從澈遊以且厚

鄭惟沈

因其請義不敢辭謹按家狀志于壙銘曰
靡辜而罹禍數之或然累踵而哭祐其定者天小往
大来亨復乎季年毋羞兮考終琴瑟克全有寧一丘
同域兮新阡梓樹兮日長毓慶兮緜緜

領議政李公行狀

公姓李氏諱鐸字善鳴全義世家也始祖諱棹謁高
麗大祖于錦江有護涉之功麗祖賜名遂佐麗祖策
開國勳官至三重大匡太師自是世踵其美十一世
而至諱龜始事我　朝官至漢城尹生刑曹正郎諱
直幹是公高王考也曾王考諱宏植求禮縣監　贈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王考諱孟禧光陽縣監　贈宗
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考諱昌亨信川郡守　贈太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妣密陽朴氏　贈
貞敬夫人濟用監僉正諱維之女三代之　贈以公

李鐸

監

貴也公生于　正德己巳四月丙戌自幼氣度不凡見者奇之議政公常曰此兒終必大吾家年十七陪叔母下南鄉於逆旅僮僕與鄰人鬨鄰人稱被毆者將死到寓舍作亂一行喪氣公出路繩楸招問其由即縛其奴付鄰人曰殺人者法當償命恐其逃故今付汝告官但毆不至傷而汝敢作亂則汝亦有罪言已杜門戒僮僕不言夜半鄰人潛還其奴議政公聞之喜曰此非厥兄所能為吾所以必遣此兒也及長力課學業善於詞賦取友必擇勝己言動不苟同儕推重不敢侮　嘉靖辛卯中進士試乙未春李秫摛

登第分承文院權知副正字陞至著作薦入藝文館
爲檢閱遷承政院注書未及就職丁父憂是丙申歲
也戊戌丁母憂辛丑服闋授承文院博士例陞成均
館典籍歷承文院校檢工禮兵曹佐郎司諫院正言
兼春秋館記事官甲辰陞刑曹正郎歷成均館直講
兵曹正郎司憲府持平杜門靜處不事交遊人或趍
之乙巳由禮曹正郎出拜大同道察訪不以補外介
懷力於馬政驛路用穌無何病遞拜兵曹正郎俄遷
吏曹丁未用薦拜議政府檢詳陞舍人時士林之禍
甚慘公適與陳復昌爲同僚復昌方附權姦搖時議
李鐸

佯狂外我

公竟日相對無一語及世務只事杯酌戲謔復昌語人曰某也佯狂外我不欲開懷聞者危之戊申陞司憲府執義時大司憲具公壽聃欲劾李芑貪縱議于私第公蹉其言從之俄左遷司宰監僉正一拜弘文館校理陞至應教坐事罷爲成均館學官逾年授宗簿寺僉正辛亥陞本寺正兼春秋館編修官移弘文館典翰轉直提學壬子陞承政院同副承旨遷爲僉知中樞府事癸丑以進獻使赴京清愼律已行槖蕭然從者畏戢不敢犯法到一驛館〻人曰此舍有妖使臣皆不寓宿公強宿焉其夜適患霍亂甚苦從者疑

劄論通
孽

恐請移他舍公執不聽自後邪說始息秋遷弘文館
副提學時尹元衡以妾為妻倡起庶孽許通之路大
司憲尹春年助成之人莫敢言者公上劄論之甲寅
復入銀臺乙卯轉左承旨是年倭寇陷達梁都下震
驚調發繹騷文簿叢委公出納無少錯俄陞都承旨
以病遞歷掌隸院判決事司諫院大司諫工禮戶吏
曹參議戊午以都丞旨陞嘉善己未以黃海道盜起
特命公為觀察使入界不事追捕惟務安集未及期
以病遞付西班遷同知中樞府事歷工曹參判壬戌
由刑曹參判出按忠清道時李樑用事公笑謂同志

李鐸

請竄元衡

閤

曰君與我不知權門或問曰權門炙手可熱公不一
踵無乃太露形迹乎公笑曰如我老病之腰豈可屈
於昔日郎屬乎未久病遞癸亥擢文歷禮曹參判重
歷大司諫副提學五拜司憲府大司憲再拜吏曹參
判累帶摠管且兼成均同知乙丑尹元衡罪盈惡稔
公論激發公時爲憲長與大司諫朴公淳率同僚伏
閤請遠竄三公繼發至於舉朝立庭乃 命削爵放
歸田里元衡之奴有怙勢爲民害者自府拿致杖斃
之權姦既去出入其門者多不自安公曰一時相商
豈盡其黨乎但當治其甚者而已持論甚平要在鎮

請人服其量是年以吏曹叅判擢拜資憲大夫工曹
判書以 御札特命也歷戶曹判書漢城府判尹知
中樞府事復長憲府 隆慶丁卯拜禮曹判書時
穆宗皇帝登極翰林院檢討許國給事中魏時亮以
詔使入境 明廟昇遐今 上以權知國事未受
命為王當與羣臣同服事出變禮典故無據徃復未
定公乃以世子七章之服為請 詔使許之又謂迎
詔時不宜乘輦舉朝憂悶公善辭得請相禮之際容
止可觀領議政李公浚慶乃嘆曰某當大事風力過
人不可及也歷議政府右叅贊戊辰以兵曹判書陞
李鐸

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知 經筵事儀判吏曹
時承權姦之後仕路淸濁公奮然欲矯積弊銓選一
主公論建白才行之士不拘試才與否皆得除官識
者是之流俗不平人或尤其創新公曰不如是無以
疏滌痼習由此名士不泥於下庶官得人近世掌銓
者無出公右士望益重焉明年辭遞爲知敦寧府事(歷判中樞復拜)
兵判公不欲連操政柄辭遞爲知敦寧府事是後復
拜吏判者一判中樞者一右贊成者再兼判義禁府
事者亦再辛未六月卜相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公聞 命

杜門自訟曰如我者亦至台鼎未知國家事終何如
也憂形於色既謝　因以無學術自歛引張詠蒼生
無福之語懇辭再三不獲免乃就職時朝廷設正供
都監欲矯貢物防納之弊公為提調夙夜憂勞思善
規畫而　上志不欲更張衆論不一公謂人曰先
王成憲雖不可變法久弊生不可無損益今拘仍舊
不能變通則豈今日救焚拯溺之意乎都監竟無所
成而罷壬申春以疾乞免　上命史官敦諭遣醫賜
藥病彌留辭章九上乃　允　聖批有曰卿輔國之
心不以進退有間茲允所辭既遞相移樞府或判或
李韡

領 萬曆癸酉九月復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
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公上疏陳情曰臣身事
三朝歷忝清要及遇 聖明濫蒙寵擢而疾病沈痼
遽為廢物有時傷嘆涕淚自零 恩同天地效乏涓
埃陳乞之事不過請骸臣罪當誅臣雖無狀豈敢不思
國恩而求逸其身哉雖欲扶曳紕列策礪駑鈍
勢不可得也 聖批答曰卿德望素著實合具瞻宜
閒居論道勉輔寡昧公懇辭不已 上遣史官諭曰
大臣職任甚重卿以宏才碩德累上辭章若無意於
世予心歉然卿宜調理出仕以副予意公辭不獲乃

黽勉就職時侍臣有建白請依 祖宗故事以未出
身有學行者叅補臺職 上問右議政盧守愼曰此
言何如守愼對曰臣意則以爲可行但此在 聖斷
耳乃 命議于諸大臣公献議曰帝王之用人惟在
於得人何關出身與否乎苟有力學踐履恬靜自守
無意衒玉者則雖置之公輔可也何獨臺職乎近來
專以科第用人才德之士多沈而不揚至如曺植乃
一時遺逸而除拜不過冗官終不得吐一言而死此
賢者所以不至也自今臺官參用未出身人一以復
祖宗之規一以恢用人之路則豈不有光於 聖治
李鐸

年時西海坪胡人梗我驅逐伐殺之師我軍奔北議
者欲舉兵窮其巢穴以刷其恥公曰興師動衆必稽
天時人事不可輕舉今者天災疊現兵力不完只可
固守待變非舉兵深入之時也軍竟不發甲戌春以
白虹貫日之變　上下手教自責求言一日　上御
丕顯閣引見大臣侍從以災異爲憂公進曰　君上
所當克念者敬天勤民兩事耳伏見求言　手教
出於至誠成湯六責幾以尚茲古人曰非言之艱行
之惟艱又曰敬天以實不以文苟能終始至誠無一
毫私僞雜於其間則敬天勤民克盡其實矣張南軒

曰人君不可以蒼蒼者爲天當求之念慮之間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以此見災變由於人君之一念可不畏哉念玆在玆無或少忽焉公去冬喪女過慟傷神至是宿疾重發乃辭職 上慰諭甚敦至有爲國柱石安危所係進退非輕之語章凡十一上乃允遞拜判樞雖釋負就閑而病不少愈藥餌無效丙子春正月甲辰卒于正寢享年六十八病革精神不變謝醫曰吾病無可爲者多謝勞枉顧語子海壽以殯斂之宜且命葬後依禮返魂海壽問曰神色如常何至於此公曰死生常理聖賢所不免我則人事已

李鐔

極須有何憾今夜雞晚吾死矣果如其言訃聞 上
震悼進素膳輟朝三日常典外別遣近侍致祭禮數
優異是年三月丙午用一等禮葬于京畿積城縣南
間山里亥坐巳向之原從先塋也公資禀醇厚體貌
豊厚孝於事親務在色養其侍病也未嘗解衣而寢
累年不少怠連喪怙恃哀毁致傷一生痼疾原於此
尤力於追遠宗家奉先之儀無所不用其誠友愛兄
弟視從子如己出當官處事必思盡職謹嚴自持少
無干進之意而淸望自歸凡有 君賜必感激起敬
待使者盡其誠禮雖病中不衰平日謂諸子曰吾死

後棺槨自有　君賜勿論厚薄必用之故一家送終之具一依官庀其敬　君之賜如此器量寛而有容待人坦懷無町畦能受人之善其判吏曹也鄭澈爲郎力主公道公無言不從一日笑謂曰銓衡之際宜採衆論故我從君言矣然幸勿以必用吾言望於人人必有不能容者矣厥後果然有一武士潛私公所蓄妾〻本倡也公知之即放出終不言武士姓名輕財喜施撫孤恤寡助婚資賻喪需各盡其情親戚故舊鄰里皆得其歡心常謂厚倫之道莫先於明世系乃與同志族人立譜錄梓分于一門徧及疎遠曰此

李鐸

於睦族不無少補居家尚儉約服飾器用無金玉綾
段教子弟每勉以清素於物無所玩好公退只對客
看棊而已家業素貧只資祿俸絶無他營或至乏絶
猶以盛滿為戒對子弟歎曰不德而致高位無功而
享厚祿此招禍之道也汝等勿喜常曰司馬溫公曰
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此則地位甚高人
不能及吾於一家事亦未嘗有隱於人此吾平生用
力處也晩年好看書或終日不輟曰吾不幸早第身
且有病不曾讀古人書到今而惜雖悔可追公雖以
不學自謙而愛人好士其中毅然自守故士林倚以

爲重而沈痾作祟不享遐壽識者咸悼惜之內子
贈貞敬夫人李氏貫龍仁秉節校尉諱宗蕃之女司
僕寺正諱績之孫僉知中樞府事諱行儉之曾孫世
夫人生于 正德己巳十月乙巳性溫惠歸公家事
上從下甚得婦道雖已貴顯不敢自暇自逸 嘉靖
乙卯閏十一月庚寅以淑夫人終享年四十七丙辰
三月庚午卜葬與公同原有三男一女男長郎海壽
僉知中樞府事娶縣監鄭惟義女生三子曰歡曰勳
曰勸次曰淮壽軍器寺判官娶禮賓寺別坐金天宙
之女生三子曰勗曰劼曰勵次曰湜壽娶穆清殿參
李鐔

奉甲纘之女早夭無子女以的後女適來同縣監金
甲生有二子一女海壽辱與珥爲儗友珥亦登公之
門被國士之遇不可謂不相知也玆摭家譜所載及
平日所聞知者如右

宗簿寺正盧公行狀

公姓盧諱慶麟字仁甫系出谷山曾祖諱某〻官祖
諱某〻官考諱某〻官妣某郡某氏某官某之女公
生于 正德丙子擢 嘉靖己亥別擧補太學官由
學諭陞至博士歷戶禮刑工四曹郎平安黃海兩道
都事司憲府持平掌樂宗簿兩司僉正出拜羅星二
州牧使入爲宗簿寺正壬戌拜肅川府使越二年甲
子以治狀陞通政公有藏獲在關北者流入關西請
墾閒地奠居公使處安州之野遂成一邨闢荒作田
數頃安鄰於肅監司意其自占近邑之田啓 聞以

盧慶麟

罷隨有臺諭集堂上階時丙寅秋也公歸海州田墅
爲終焉之計素有風濕疾平生以藥餌自扶在肅時
有人示以服鐵液之法極稱神效公苦於多疾欲試
其方服之踰年精神頓耗乃止 隆慶戊辰春病轉
甚鄉無善醫恐不可救輿入京城百藥無效 朝命
下拜成均館典籍竟不能謝 恩以四月己亥終享
年五十有三公心慈而氣剛操守之堅人不可撓任
疑
情直行不避嫌少與陳復昌相狎復昌既貴顯拔往
未遂跡人或勸之見公曰遂初而爲殊不滿人意一
被復昌
日復昌自寫屏簇示人座客交口稱譽復昌問公曰
効

巍

何如公徐曰常品中將書法復昌勤然曰君何以常品觀耶積憾不已公拜持平被劾左薦陳之為也羅星之為州地廣民稠詞訟浩繁公莅事精明語不出口而衆務悉辦黠吏豪民莫不心服迄今稱不容口治星既久政成事簡獎儒勸學士多興起乃立書院于雲谷以為藏修之所在伊川之上厥後退溪先生名之曰川谷書院祀程朱兩先生配以鄉賢李兆年文風賴以益振在星六年屢蒙朝廷褒獎聲聞赫赫治甫也大修黌舍具祭器一依禮制遐荒之士亦知慕學公少登科無同榻講磨之友雖好善愛士而

盧慶麟

量度峻隘於人少許可且不能隨時俯仰坐此立朝無相推薦者居官一躓竟不見引手相救者嗚呼此亦命也娶安東金氏繕工監正諱漢老之女也生三女長則稱之室次適室宗德源守鏡義次適上舍生姜宗胤側室具生二男長曰孝蕃次曰孝順皆幼其月某日葬于某山先塋之側謹録其官次行事求誌于斯文作者以圖不朽

天休堂李公行狀

先生姓李諱夢奎字某慶州人新羅始祖赫居世佐命功臣李謁平之後也六代祖知仁州事諱元普生

下言落官字

官

判官諱昇判官生工曹參判諱延孫參判生僉知中
樞府事諱萬壽郎先生之曾祖考也祖諱成茂官至
判官後　贈吏曹參判考諱仁臣。至主簿後官　贈
吏曹判書妣光州潘氏節度使諱熙之女也以正
德庚午二月初六日生先生于京都白岳山下生而
異凡風骨秀爽生未數歲毋之私姊妹之夫宗室興寧副
正無嫡子取以撫養將託後事習語之時即知讀書
年甫十歲已通大義搢紳先進來見者皆奇之十三
歲入學訥齋朴先生時爲學官深加嘆賞曰他日必
爲國器金相公某寓于先生　比舍一見而異其爲以
李夢奎

其子妻之時年十六弱冠丁外憂喪制一遵朱文公家禮廬墓三年庚寅歲養母卒先生念保育之恩義服齊衰三年守墓于高陽哀慕以誠思齋金相公適家食于同里聞而嘆服既與之語尤加敬重因與往來不絶每論當代學者必稱先生曰氣宇之宏天分之高非人人所及云服闋又丁內憂連遭大喪氣力柴盡人恐其不能起幸得支持以至免喪與兄弟分財時必辭多取少有一兄未有室家先生分與以所占之田曰兄於昆弟中最窮且無室家故以此周急爾凡得玩好昆弟有欲者則不待發言而先與之無

仁廟初憂之

遂

一毫吝惜之意其事養父誠孝備至耳目之娛心志之樂必爲之致人以爲難焉庚子歲中生員試其在泮宮聲譽甚盛爲儕輩所推重館中之議必待先生主張乃定一時名士輻輳于家車馬盈門無虛日非其所樂也 仁廟初館中年少爭相高論先生憂之遂不居泮高論之士未幾皆敗甲辰歲興寧正卒先生執喪如親子士大夫弔者塡溢街巷初興寧有庶子四人皆頑嚚無狀興寧不子之使之足不及門先生常從容規諫諭以天性之親興寧意稍解至是先生以爲養父母於吾恩同所生喪葬祭祀固當盡誠

李夢奎

以報萬一但以異姓不合承重當屬庶子乃招庶子而勗之曰養父平日有不汝輩使我承重今雖不可相負但既有繼姓之子而使異姓奉祀於義未安汝宜改行易慮敬主其祀毋使人先含恨於地下若其祭盛器皿則我當辦具不煩於汝庶子皆感泣同廬墓側三年之後田庄臧獲不依國典分數而優給庶子至於財產則任其自用一毫不取曰汝等飢寒則吾誰與足一門咸嘆其不可及庶子輩始則感其義既而溪壑無厭紛爭不恥糜費無節或死於桎梏或至於流離先生亦無如之何先生聘家之業在保寧

先生素厭城市遂棄科業浩然歸田時丁未年也所
居有園林水石之勝闢一書室極其蕭灑扁曰天休
因以自號堂前開小池受山泉多 花草嗒然獨坐
或至夜深每有意會輒發於歌詠模寫桃源圖及以
聽松所書歸去來辭掛之左右翫賞之餘悠然自怡
常慕巢許之洗耳夷齊之採薇元亮之三逕有曠世
相感之意其作歌詞格高意遠時人多傳其曲居家
日用或窘而恬不介意妻金氏亦治內有法克順其
志先生敬重焉閨門之內甚和且整或勸殖貨爲子
孫計先生曰不求聞達閒卧林泉者只爲省愆頤神

李夢奎

妄過一生而已古之君子終身貧窶不免飢寒尚有
樂天知命者如我則雖不優足苟非凶年不至憂朝夕
豈可更以殖貨煩吾慮耶吾子孫若非不肖則如我
足矣如其不肖多田何益癸亥春伯兄卒于京城先
生適抱疾奔喪傷慟之餘氣力頓憊葬後還鄉至夏
疾作六月某日卒享年五十四一鄉之人無尊卑無
少長聞訃臨喪如服期功累日不去只如牛童走卒
亦不忍食肉皆曰賢者逝矣舂不相杵野無農歌者
踰月先生天資夷曠風神高亢富貴榮達不動其心
其少也外舅金公欲官之先生拒不受請官其兄金

公義而許之其後銓曹欲薦其賢有報友爲郎者言于同僚曰我知某之心必不肯屈而徒益其名之者彼之所惡也何必益其所惡哉議遂沮時人高先生之志操而服其友之知心也先生之子女旣長權貴多有求婚者先生善爲之辭終不應諺常曰連姻巨室非安分知命者也父兄早逝孀婦食貧先生撫其子女無異已出取一女一子辦其裝資及時婚嫁使得其所其待客也或以麴蘖聲色爲娛若託興放意者而至獨處時則止酒觴色終日湛然其歸保寧也妻金氏以其母夫人老病不忍別故後先生歸先

李夢奎

生獨處十二年不畜姬妾有故舊李上舍巴男愛其康女欲託于先生再浼請之先生固辭或問其故答曰如其善則固好如其不善棄之則爲負故人不棄則傷我家道不知賢否故不敢許也先生胷中涇渭甚明少所許可而不形辭色其接人不擇貴賤賢愚應酬不倦言笑可親賓客常滿座各得其歡心鄉人有爭鬭者必開陳善誘懇懇不已人感其誠多有化者雖冥頑者亦不敢肆其惡或作傷風敗俗之行者若念先生則必惕然曰李生負無乃知吾所爲耶小民或陷於罪罟或濱於患難必盡力營救使之

得所以故善者好之不善者不惡之上自士夫下至
編氓得一美食必先來獻爭具酒食奠其一臨其淂
人愛敬如此於其異端之書必深排之常議風水之
說曰人之死也精神已散血脉已渴所遺形骸若枯
木死灰耳安得以山川之吉凶為禍福於子孫哉親
死之後所可致誠者惟祭祀耳若葬地則但卜其家
後山可也生於是乎居死於是乎葬不亦宜乎識者
以為確論最惡佛氏及巫覡寺里中亦絶淫祠妖僧
怪巫不得接迹於其閭只有一子未嘗嚴飭而觀聽
之際自不得於心其子嘗曰生平侍側不聞厲聲而
李夢奎

其威儀不敢仰視云 仁廟之昇遐也杜門謝客仰

仁廟哀挺宵月作詩

天挺宵悲痛萏累月作詩傷之詩中有曰東方一千載皇天生舜禹朝野共傾歡至乾期朝暮 大計一夕播厥疾由哀慕御極未踰年天意終難曉歡心變惻慟臣民如喪父士生欲何爲盛事無由覩以某月日葬于某坐某向之原先生有一男一女男曰希參娶縣監申某女生某某女適士人趙擘生某嗚呼先生天品既高早有遠識氣度超俗藐視大人臨死從容不動聲氣而思慮出人意表有好善嫉惡之心而未嘗露其圭角有輕世傷俗之意而未嘗言及時事

不為皎皎之行見知於世而獨名自不加焉其生也
一鄉尊之其死也一鄉哀之因其外亦可想其中矣
先生之子希參與琪游故謹志其所聞如此

李夢奎

也是之中命爲書曰非我誰者亦同謂焉以
一德之生死之一與來之國書於作而能得非爲
又於之上之行謂中合出該也合之以告人

貴人鄭氏行狀

貴人姓鄭氏系出延日延日之鄭爲世大姓有諱均之在麗朝贈門下侍郎平章事貴人其後也高祖諱淵歷事 太宗 世宗官至兵曹判書卒 贈議政

謚

府左議政。貞肅曾祖諱自淑金堤郡守祖諱湍謚。健元陵叅奉皆以清德傳家父惟沉前司醞署令娶安氏安氏亦竹山望族大司諫諱彭壽之女也以正德庚辰八月某甲生貴人于海陽三谷里幼有至性自九歲已知事親之道每朝先父母起甘旨必嘗或值有疾疾廢食毀泣須臾未嘗離側十二三歲壹儀

鄭貴人

瑩

成熟溫涼衣服隨節獻親和愛兄弟厚睦宗族休闡 耳
夙彰 嘉靖癸巳 仁廟在東宮以娘娣選入年甫
十四清麗秀發做澈無瑕一宮嘖嘖稱嘆既侍東
宮事上接下各極情禮歲乙未 恭懿王大妃來寧
晝夜侍側親執藥餌久而彌勤及 大妃避寓私第
號泣拜別陪 仁廟于忠順堂承順 聖旨日加敬
愼以至盥匜之細莫不經意在姬嬪中最被 見寵
同列亦服其賢相與無纖芥之隙 中廟嘗曰鄭氏
端潔罕有其比得此哲婦世子之福也每見必賞甲
東宮火 辰正月七日夜 東宮失火闕內驚惑失措諸姬各

救秘室獨貴人奔入 世子居內盡出書冊衣樹奉
扶 仁廟問安于 大殿 中廟大加稱賞問宮人
曰一良娣室免火否宮人 啓以盡燒 中廟益嗟
黑氣妖
嘆特賜資粧是年闕內有妖一夜貴人侍 仁廟燕
忽
坐有黑氣過軒陛間聲如雷震宮人俯伏焜氣
仁廟欲開窓無人可使貴人獨不動徐起啓之 仁
廟益敬重 止系 中廟賓天哀毁殊甚 仁廟即位
以例進位淑儀明年 仁廟繼陟貴人哭擗摧痛倍
鄭貴人
過常禮服闋之後數年尚未開素或以爲言則答曰
已失所天生無所冀不忍以悅口之味適體之服獨

如于未亡之時也文定王后命居于仁壽宮貴人
分死不自惜乃不敢違別立一室極其精麗每爲
靖 孝二陵朝夕奠饌以寓誠敬遇 仁廟忌辰則
哀慟如初喪辛亥冬今 上嗣以誕元子加 恩匯內
賜號昭儀癸亥陞貴人是年順懷世子卒傷慟久而
不解言及必流涕乙丑 文定王后疾革貴人廢食
文定長哀毁
俱廢自 昇遐之日以至發引常伏 殯殿罕進飦
寓
粥只飲水漿而已丙寅春貴人疾作出寓于仁達坊
私第彌留不差 上特遣諸名醫及內醫女命藥往
來絡繹竟不能救以三月甲辰卒享年四十七明是

辭 淨

年五月丁酉用一等禮葬于楊州牧西長興里寺洞
之原貴人無子歿時父母俱存年皆七十貴人資稟
粹美容儀才智俱絕等夷色溫而正謝婉而直平生
每澄埽居室焚香靜坐不少跛倚夜分乃寢四更必
起盥濯直遣人問寢于 三殿得平安報然後辭色
乃和四時新物及 上殿嗜御之物悉力求進常潛
必默禱 聖壽無疆國祚靈長終於不怠讀小學大學
學等書略解大義晚年向學尤切欲玩索中庸未及
卒業居仁壽宮凡二十餘年已以蔬菜成腸積冷傷
胃且累經重喪心氣傷敗常以悲戚度日終成大病
鄭貴人

病中撿身無異平時見至親亦飭衣冠雖臨屬纊精
神不錯所言只是感念　先王及父母在堂不克終
孝而已訃聞　王大妃輟膳傷悼　上亦進素饍
三殿皆致別賻闕內諸侍御莫不隕涕嗟惜貴人之
弟鄭獻納澈以平日行事言于其友李珥使敍次其
梗槩以求誌銘于作者

栗谷全書疏劄一

論妖僧普雨疏 乙巳 見全書

歲二十九甲子八月中明經科拜戶曹佐郎翌年乙丑春移禮曹佐郎八月上論疏普雨又疏論元衡 年譜 九月始拜正言 啇

伏以官守各有其職而誠激于中則不可拘於其職進言必有其時而居切於國則不可局於待時今臣不任言責則非可言之職殿下方居諒闇則非可言之時第以僭濫尚議于道路則人固有不拘職而竭誠者百官不聽於冢宰則事固有不待時而極言者故愚臣輒昧萬死敢效一得伏願殿下試垂覽焉今妖普雨之事擧國同憤欲磔其肉以至國子抗疏諫司交章玉堂進劄累日不已而天聽愈邈

一國臣民罔不駭然自失皆曰　殿下不信異國之
公論而護一妖僧臣竊伏痛以　殿下之明聖乃因
普雨而受此名也夫以為普雨負栽逆之罪　殿下
有釋怨之失者此固過激之論而臣未敢盡信也至
若　殿下以普雨為無罪者則臣竊恠歎亦未敢信
服焉此教一出三尺童子亦皆竊笑竊恐大哉之
王言宜不若是也宮禁密事雖可諱之於聞若其暴
殄天物誑惑士女僭造乘輿屈辱　至尊萬目之所
見者皆可以為妄聞乎眉睫至近而不見則宮中之
事安知國人皆知而　殿下有所未知乎衆怒不可

遏民口不可防而　殿下牢拒至此何耶且　殿下
信以為普雨無一毫之罪乎普雨之得行其志今幾
年矣廣張罪福欺罔　君上蕩竭内帑貽毒生民驕
矜自聖奉已奢僣有一於此罪當罔赦　殿下尚以
為無罪何耶以　殿下之聰明剛斷威寵權倖曾不
少假而至於誅一妖僧乃獨留難臣誠愚昧未喻其
理豈有國人皆曰可殺而無罪者乎雖然臣之所大
憂者不為此為何則夫宰堂　殿下之腹心也臺諫
殿下之耳目也太學之生雖不能盡如孔子其中有
志者亦皆孔子之徒也　殿下既擇賢材使處腹心

果疏普雨

耳目之地以為稱其職也則當用其言以為不稱其職也則當斥其人固不當任之而不信疑之而不黜也今者玉堂兩司太學之生交口合辭請罪一僧而終不回　天則雖曰　殿下待腹心耳目之佐誦法孔子之徒皆出於一僧之下亦非妄言也何其任之重而待之薄耶假使普雨無毫髮之罪爰暗昧之名天下後世其將以　殿下為何如主耶況今雨之罪足以死而諍者之言非妄也哉自是厥後國人皆將曰　殿下之待普雨有加無替緇髡皆將曰　殿下之崇吾道非諫諍之所能間由是而異類得志士氣

益挫矣在朝之臣皆將曰 殿下從諫如流之美乃
沮格於一僧巖穴之士皆將曰 殿下之聲音顏色
拒人於千里之外由是而百僚解體言路益塞矣士
氣既挫言路既壅則直士色擧而遠遯佞人伺隙而
競進由是而朝綱日紊國脈益傷矣 殿下雖有排
佛之志孰從而將順之 殿下雖有聽德之聰孰從
而啓沃之哉烏可以 殿下之情家喻而戶說也哉
一事之失似不足爲輕重一僧之微似不足爲有無
而害切於國家者乃如此曾謂 殿下之睿智而莫
此之察乎區區之士氣又從而挫之介然之言路又

涎而塞之綴旒之國脉又涎而傷之災害並至莫可
救止然後雖斬普而百葦何足以補其既往之失耶
臣竊伏念 殿下玉體素弱羸然衰経涙墨哭泣之
際煩進肆耳之言則 殿下之心不寧矣若復私憂
過計恐傷 殿下之心而遽退力諍則 殿下之國
不安矣事勢至此而無以處之則不寧不安終不兩
全此臣之所以終夜不寐仰屋流涕者也以臣之愚
反覆思之而得一說焉夫以 慈聖憂國之志視權
之誠不能拒絶普雨之請張者垂二十年矣一朝
賓天而遽爾誅戮則似非 慈聖平日之心而 殿

下以好生之仁當諒闇之日豈肯以刑辟加人哉
殿下遐回隱忍之心臣亦有所妄料矣 殿下既不
能快從公論亟施天刑則何不竄逐遐裔以示共衆
同棄之意乎夫如是則可以少慰一國臣民之心亦
可以少減譸張惑誣之勢而 殿下好生惡殺之仁
心亦無少咈焉 殿下以爲如何哉 殿下方以爲
無罪而臣進竄逐之說士林方指以稱道而臣進降
罪之說固當上忤 殿下之旨下歎士林之望矣若
臣愚忠則必欲全 殿下之仁心而保國家之元氣
故雖得罪於 上下而莫之自恤也若 殿下斷然
果疏着而

以為無罪而終不示懲則是士氣之挫言路之塞國
脉之傷皆有所不顧矣況以蟣虱之臣螢燭之微安
敢望補日月之光輝耶如以為臣言少或可採則詢
蒭蕘而察邇言亦　聖德之一事也何必觀其人而
廢其言乎嗟乎國家之酷禍未有甚於今日者也生
民之憔悴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當酷禍之時役憔
悴之民而又重以挫士氣塞言路傷國脉而馳驟之
則必至之憂不測之患將有不可忍言者矣詩云譬
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之憂矣實
同於此臣本至愚極陋之資濫充觀國賓　王之列

幸蒙 殿下不棄擢置上第 聖恩深重罔知攸報
故目覩病國之幾心切感激之誠不敢容默而既陳
狂瞽之說請伏避職之罪
代清洪道儒生論普雨疏 乙丑 見奎書拾遺
伏以人君不以臣之不足取重而不採其言人臣不
以君之必不容受而不盡其忠臣等蓽門圭竇之士
至微至賤其言之不足取重者昭然而賊雨之可誅
則上自大臣下至國子極言竭論終不回 天者也
今以臣等之言得正王法固不可望矣特以區區忠
憤不能自抑而亦安知 聖心庶幾一悟不以人而

廢言也哉昨承 聖教丁寧以普明兩之無大罪而
無以傳播二字爲罪非之資臣等之惑滋甚夫人君
深拱九重所恃而得通上下之情者股肱也耳目也
股肱耳目猶恐其有所壅蔽則廣詢在朝博採輿論
得以取實爲今 殿下不信股肱耳目不採國人公
論則 殿下何緣而得其實耶此必婦寺之類彌縫
上下得售私計以是非爲以實爲虛而 殿下先入
其言故奉國之忠言聽之邁邁也眉睫至近而不見
則 先后齋沐之事宜乎國人皆知而 殿下獨未
之知也 殿下雖侍 先后宮禁之禮異於臣庶則

先后之一動一靜○殿下無由盡知而況齋休之不
使聞於殿下者乎奈何殿下獨信婦寺之言而
不信股肱耳目之廷諍家採擧國之忠言而反以知
者為不知耶治人之罪固當以實罪之未審賊兩之
罪果是過失而無陷天之惡耶惑世誣民罪亦可斬
況因聖欺君以竭國儲耶又況貴負臣民不共戴天
之罪耶人心可以理服而不可以力勝衆怒可使宣
洩而不可壅遏○人心不服衆怒未洩則雖堯舜在
上難乎免於崩潰衝突之患矣嗟呼賊兩之罪天神
鑒于上地祗證于下四境之內凡有血氣者莫不欲
罪踈普而

礫其內而終始曲護必欲保其凶端則惟 殿下一
人而已 殿下不念人心不恤人言惟惓惓於妖僧
抑何所見而然耶四方之冠儒冠服儒服者雖不能
盡稱其名盖亦無非孔子之徒也千里贏糧裂裳裹
足雲集闕下此誰令而致斯耶良由 祖宗數百年
培養之德而亦 殿下平日扶植正氣之功也今
殿下輕待千百孔子之徒而重惜一介無君之賊假
使善而無毫髮之罪受曖昧之名天下後世謂 殿
下為何如主耶況雨之罪足以萬死而國人之論非
妄也耶臣竊恐士氣自此而摧折人心自此而崩

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德 殿下平日扶植之功
一朝由一僧而掃地也此非臣等之言乃國人之言
也伏願 殿下平心垂鑒亟揮乾斷以服人心以洩
衆怒不勝幸甚

代洪忠道儒生告題疏

伏以臣等俱以草莽之臣隆伏畎畝 君門遠於九
天賤身微於土芥宜乎鑿井耕田只守其分而第以
所居者王土所食者王澤區區向日之誠不以出處
有間目觀王法不擧國儲未報天怒于上民憤于下
若此不已國非其國臣等雖欲鑿井耕田久霑王澤

而池魚林木先受其禍故危悖悉達　纔聽愈遡以
殿下之聖明致辟賊僧難於割能峻排公論易於建
瓴嗟乎此豈　殿下之本心哉不過天實爲之而已㊃
殿下雖不採納臣等之言而終不加之以僭越之罪
則此　殿下恐塞言路之盛心也臣等今當遠退無
復叫閽之時則雖斧鉞在前鼎鑊在後當畢其說以
冀一悟況　殿下優容之使之盡言耶當今國事無
一可恃生民之塗炭紀綱之頹敗政刑之顛倒風俗
之偷薄於斯極矣其所以維持鞏固不至瓦解土崩
者只有二說焉一則天命未去也一則人心未散也

何以言之夫昊天曰明仁愛人君必示災異而警懼
之若其必亡而不可降祐則反無災異之警懼焉故
無災之災千古之大災也今茲札文地道莫不示變
則昊天之仁愛　殿下而警懼之者亦甚至矣此豈
非天命之未去者乎夫民各有心而其所同然者則
天理之所在也故未有舉一國皆非之理也今茲
殿下顯示峻責牢拒公論無復可望而臣民之惓惓
於上者日甚一日四方之士雲集闕下滿朝之臣鵠
立殿庭懷誠欽注必欲回　天而下至擧國之人莫
不翹首引領曰　吾君聖明必有一悟之時則此豈

栗䟽普雨

非人心之未散者乎嗚呼天命之去就人心之聚散間不容髮伏願 殿下勿使未去者易去未散者斷散也臣等誠微辭竭夫復何言畢類滑志吾道晦盲而無以為儒矣君父之讎共一覆載仰愧俯怍而無以為人矣公論終遏國脈斷盡危亡立至而無以為生矣南望桑梓北辭象魏無任摧膓痛哭之至

乙丑八月上疏論普雨又論元衡字請

論尹元衡疏 乙丑 見全書

伏以人君以宗社為一身萬姓為一心以宗社之安危為己之安危以萬姓之憂樂為己之憂樂則宗社安而萬姓悅感召和氣而祈天永命焉如或只念

一身而不計宗社之安危只徇一心而不顧萬姓之
憂樂則宗社危而萬姓怨馴致禍亂而身心俱不得
其寧焉此必然之理不待曉譬而可知也噫苟非安
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則孰有身與宗社爲二而
心萬與姓不同者也哉臣等伏見 殿下玉體屢至
違和此誠宗社之不幸而萬姓之所深憂也權姦跋
扈斲傷國脈宗社將危萬姓胥怨此誠 殿下之不
幸而 聖心之所深憂者也 殿下一身是宗社之
主而一心是萬姓之心也宗社安則 殿下安矣萬
姓悅矣元衡之罪擢髮難數而 殿下終始曲護必
累疏元衡

欲保全每以　玉體之愆和為拒諫之資不害今日
股肱耳目滿朝俱僚之所陳若是耶非耶欲伸公論
耶欲報私怨耶欲活國救民耶欲病國害民耶若其
言不是而欲報私怨欲病國害民則雖　玉體康強
無少疾疾安可容受其言而使之肆其胸臆耶若其
言甚是而欲伸公論欲活國救民則在　玉體愆和
之日尤當容受忠言以安宗社以順萬姓況可反以
未寧為辭耶國家治亂其幾不一而人君疾病尤為
所畏之時故古之聖王雖在大漸之時猶能憑几發
命以安宗社以鎮人心若皆以疾為辭以拒公論以

拂人心而不恤安危則是人君有疾之時即國家危
亡之秋也自古拒諫之主非一而未聞以疾為辭也 殿
殿下此言未必不為萬世禍本也臣等竊為 殿
下痛惜焉元衡之罪惡昭著萬目之所睹者 殿下
諂誘之於傳情不實則是 殿下不能洞照其罪惡
而不知宗社之將危萬姓之胥怨也誠能洞照而實
知宗社之危萬姓之怨則 殿下方且自揮乾斷之
不暇何待人言耶大臣以元氣之衰敗諄諄仰達則
大臣欺 殿下乎侍從喉舌之臣再[illegible]
亦(進啓)條累瀆則近臣欺 殿下乎耳目之官以二十
栗蹊元衡

六條及他無状之罪已藏之悪伏閣力諍則耳目欺
殿下乎滿朝之士莫不欲正其罪而不待言責競吽
閶闔則滿朝欺 殿下乎一國之人積年之悪一朝倶
發聚罵于道路訴寃于官司以冀上達憤恨之氣徹
乎蒼穹則國人皆欲欺 殿下乎股肱耳目以至滿
朝之士擧國之人皆不可信則 殿下將何取信以
理萬機以臨一國乎抑人言雖可盡信而 殿下念
動勞恤外戚之私終不能自已耶宗社者 殿下之
所主而萬姓者 殿下之所天也寧見宗社之危而
不能去一動臣寧失萬姓之心而能不寘上外戚則

是勳臣重於 殿下之所主而外戚重於 殿下之
所天也此豈 殿下之本心哉嗚呼元衡妒賢嫉能
似李林甫黷貨無厭似元載第宅奢侈似梁冀滔通
宮掖似韓侂胄口蜜腹劍似李義府無君逼上似賈
似道彼小人輩一人皆足以塗炭生民傾覆宗社況
以一身兼有其惡而殘忍亂倫包藏禍心又非數姦
之所及者耶此非臣之等言乃國人之言也皇天后
土亘聞此言元氣之公論不可終遏水火之衆怒不
可終止舉國洶洶未由底定當此 殿下未寧之時
又遭國家禍難之幾臣等所以雪涕痛心尤增憤激
梁疏元衡

切齒于元衡之負國者也伏願[illegible]殿下平心省念亟
從公論以安宗社以洩衆怒不勝幸甚

沈通源連源之第云云

六曹郎官論沈通源疏署 卯丁

國家不幸姦兇繼出反覆沈痼今幾年矣紀綱日以
陵替公道日以消縮士習日趍於汚下風俗日歸於
薄惡仕路混濁而貪虐肆熾民生倒懸而盜賊將起

大行王名 明宗

大行大王之季年慨然興嘆思革宿弊老姦巨猾以
次除去四方風動佇見盛化而天降酷禍日月收明
元〻長考社稷無依嗚呼金安老肆毒而納諫者通源
也尹元衡稔惡而附麗者通源也李樑構禍而陰主

郎 老姦巨 侍郎金 尹 姦 歲三十 一丙寅

者通源也三凶既伏其辜者則安得獨免云云

冬拜吏郎翌年丁卯九月與六曹郎官上疏論沈通源 年譜

玉堂陳時弊疏畧 已上

云云乙巳遺賢遭遇 聖君欲回世道方持公論而尹元衡鄭順朋李芑之徒乘勢構禍慫擧一時之良善投之叛逆之深坑焉士林之禍何代無之未有若己卯乙巳之慘酷者也云云

乙巳禍

陳弭災五策劄畧 已上

仲

云云乙巳羣姦斬刈士林以錄僞勳神人同憤者二十餘年而公論尚未發者以 殿下在前諒闇之中故也今者 聖政維新百僞歸正則掃蕩姦兇之窟穴扶

栗疏沈通源 前勳

護國家之元氣不在今日乎伏願 殿下勿爲已定之說所蔽勿爲紹述之論所誤奮決乩斷昭示 天威悉削僞切追罪姦薰以此告于宗廟社稷與一國更始此其爲弭災之策玉也

疏劄二

玉堂論乙巳僞勲劄 庚午

三十五歲庚午四月拜校理與同僚請削僞勲一時名賢大臣亦或難

伏以叛逆天下之大惡也其爲人也必誅其在法也罔赦凡爲臣子者生當爲不共戴天之讐死當結萬世同憤之怨嗚呼苟非亂臣賊子之徒則孰敢有一毫庇護逆臣之心哉惟其叛逆之名出於誣罔衛社之

豨生於樂禍忠賢受叛逆之罪凶慝錄衛社之功故（之而先生獨抗議不撓玉堂四十餘劄疏皆先生筆也竟得請乃已年譜）
萬姓不敢言而敢怒怨憤之氣徹天徹地爲耳今者
衆怒之積如久壅之水不決自潰公論之發出於國
人不可阻遏則順輿情定國是正在今日而自 上
皆難至此者良由 殿下於茲究之情[redacted]（狀尚未祠）熙只
求其名不求其實耳臣等雖已陳達猶未詳盡今請溯
其源而極言之在昔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而
尹元衡兄弟與尹任構隙衛怨日深於是有大小尹
之說識者已知其爲禍胎矣元衡與李芑等陰謀拔
計無所不用其極只爲報怨之術不顧宗社興亡
栗劄前勳

仁廟卽祚元衡等乃造不測之飛語欺罔文定蘸
動 明廟每以爲大禍朝夕將起當是時也 文定
深居內殿 明廟方在沖年外間之事何由灼見玆
不能不動於邪說而尹任叛逆之名肇於此矣及
仁廟大漸丁寧授受 明廟以嫡統介弟入承丕緖
天命人歸名正言順如白日中天萬姓咸覩孰敢有
一毫異議於其間哉只緣元衡與李芑等挾憾煽毒
將熾善類鼓無根之說搖動宮掖脅制朝廷尹任固
爲杌上肉而柳灌柳仁淑皆與李芑有嫌故俱得大
罪猶未敢加以叛逆之名鄭順朋以陰譎叵測之人

欲圖大利誣飾進疏敢欺 君上于白日之下究謀
既逞大禍斯作夫以尹任麤鄙無狀濫侍宮禁之罪
誅之固不足惜而叛逆之事曖無形迹罪非其罪矣
況柳灌盡忠心國事柳仁淑之好善愛士者豈有毫髮
疑貳之端哉三人既死無可推問林百齡知尹任之
婿李德應輕躁劫弱可怵以威遂誘賫百端約以免
死彼德應之愚妄冀其苟活胡言亂語莫見端緒羣
姦据摭其稍涉不道者定為叛逆之律此以一人之
亂言斷其大獄也夫三人之罪誠是叛逆則當推鞫
得情明示典刑誰夫曰不可今也不然始則或遮或
栗割削勳

罪次則竄謫次則賜死終則梟首夷族不問其情不
取其服自古未聞討叛誅逆之律迂回不明若此其
甚也至於鞫之被訊也酷加淫刑極其慘毒鞫不勝
其苦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敎之方得取指凰
城之死出於金明胤之誘口壁書之禍生於鄭彥遠
之毒手忠州之獄始於同氣之鬩墻成於元兗之鍛
鍊紛紛告變者不知其幾此由罔蔽　君上羅織忠
賢寃痛極天擧國之人莫不知之故元兗恐其姦狀
發露欲以戕殺之威鎭定國人於是貪功嗜利之徒
希旨生事此所以告變者接踵而善人無孑遺矣彼

誠叛臣也則旣誅之後人所同惡衆心怗然矣奈之
何請議曰沸人情不服必大加誅戮芟刈士林然後
僅能鉗制萬夫一談之口使之不言耶夫以 明宗
大王之恭儉愛士少無失德而臨御二十餘年天心
未豫災異荐臻水旱極備厲疫頻作日月薄蝕星宿
憑怪盲風怪雨暴發無時桃李冬華山冢崒崩其他
虹霧雷震之變草木昆蟲之妖史不絶書迄于 殿
下變怪尤酷殆無虛日 夫孰使之然哉豈非大寃未
雪傷和召沴以至此極哉 明廟末年天誘 聖衷
惕然覺悟漸啓伸雪之端弓劍忽抛屬志未就 垂
垂簾即 明宗 王妃仁
栗劉荊惠

順王后沈氏宣祖初即位垂簾

簾之日克遵遺意人皆引領而望庶見天日還照而恩儒中止此亦機會未發而然耳今則舉國之人同然一辭願雪忠賢之冤願食奸先之肉此豈非辨誣誅姦之一大機會乎　明宗末年覺悟之意皎如日星　慈聖垂簾伸雪之恩藹如春和在今　殿下不過遵先志奉慈衷以終其事耳何所未燭而遲疑至此乎嗟乎廟堂老成之相孰非　先王之股肱乎朝著夙夜之賢孰非　先王之臣子乎　先王德深澤厚臣庶感戴有如天地父母一朝昇遐攀號莫及喬山宿草淚痕猶晞若使乙巳之人稍有可疑之迹則

今日爲何等時而乃欲伸雪如此其汲汲耶爲人臣子者乃捨沒世不忘之 先王而欲庇叛臣地下之朽骨天下之理寧有是耶若 殿下終聞俞音則此叛逆待乙巳之也乙巳之人實爲叛逆則是今日滿朝衣冠捴汚黨逆之名擧國之人無非亂臣賊子之徒也豈不痛哉豈不苦哉此臣等所以不勝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也目今公議否塞人心洶懼如沸如羹罔有攸屆今日之勢若非盡雪無辜悉削僞勳則終無以鎭慰衆情肅清朝綱是非未定倚伏無常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噫奸兇威覆士林動輒搆禍者爲日

栗劄前熟

已久削勳之字人不敢出諸其口豈非積威所刼心膽
隋地而然哉大臣引而不發兩司言而未盡臣等忝
在論思之地亦不免趑趄囁嚅今始盡達臣等之罪
大矣伏願 殿下深思夬斷先責羣臣以不能盡言
之罪然後渙發命音乙巳以來無辜之人悉復官爵
還其籍沒奸兇之輩悉奪官爵因削僞勳告于宗廟社稷
與一國更始上以繼 先王未伸之志下以雪羣賢
九泉之冤毋使一國臣民盡污黨逆之名宗社幸甚
生民幸甚

七劄

伏以究痛不可不伸冤慝不可誅不僞勳不可不削
擧朝力爭久而益激 天聽邈然峻拒日甚反覆思
之未曉其故豈不以辭不盡言言不盡意以致 天
鑒尚未洞照而然歟臣等請枚擧當時與事明其誣
罔之實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當初搆禍之時尹元
衡簧鼓邪説欺罔 文定下密旨而亦不顯言叛逆
之狀鄭順朋李芑林百齡等陰囑兩司欲罪尹任柳
灌柳仁淑而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準則欲隨其指
嗾其他臺諫持正議不撓於是兇黨相顧罔知攸措
林百齡乃倡告變之謀夫叛逆天下之大變也當聲
罪劉削勳

罪致討使人心曉然知其極惡罔赦可也安有潛謀祕議陰囑兩司之理而臺諫亦人臣也安有食人之祿而欲護逆臣之理乎此為其誣罔之證一也忠順當入侍之時李芑進言曰尹任多有不自安之心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因議其罪竄任罷仁淑遞灌彼識叛逆則李芑於任等有何畏而忌不明言其叛狀乃以不自安有形迹為辭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二也大禍之作專出於順朋之一疏疏中誣飾無所不至而今按疏辭則論尹任之罪者不過丁酉之事也且順朋既知任等並不軌則何不於忠順當悉陳之而追

疏如此乎忠順堂入侍距上疏之時只隔六日六日
之間既罪之人乃謀不軌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三也
元衡既以飛語熒惑 文定而又造諺書以誣 恭
懿至今臣民尤不勝痛骨之至惟我 恭懿王大妃聖
神之配姒媺之儔尹任縱有姦計 恭懿王大妃當
不顧私親舉義討賊之不暇安有反祕宂諱與之文
通之理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四也凡定罪之時雖雜
犯死罪必窮推得情結案取招然後乃正典刑況治
叛逆之賊乎任與二柳之死也不問其情不取其服
此不過速殺掩口以秘其邪術而已此其誣為罔之
栗劉削勳

證五也瑠之逆名始於尹元老之亂言當其時也
中廟在位 仁廟在東宮尹任雖無狀豈有捨此
二聖而豫附他人之理乎且瑠年長於 仁廟十四
年豈有以瑠為 仁廟嗣之理乎此其為誣罔之證
六也當 仁廟大漸之時尹任之入侍大內固有罪
矣但當日正統之傳無毫髮異議若使尹任欲行奸
計則宮中耳目不為不多豈無形迹之可見者乎傳
授之時既無異議而乃以德應之誣服斷以叛逆並
及無辜之兩柳此其為誣罔之證七也治逆討叛王
法之至嚴者也當據大義以訊其情安有潜行誘脅

以取誣服之理乎德應之被訊也林百齡甘言于外
宋世珩詐泣于内使愚妄之人信其利口欲以陷人
之功苟免其死此其為誣罔之證八也許磁閔齊仁
初附姦兇欲取富貴而及其羅織日熾煅煉日酷以
録僞勳之後自知不免小人之歸方始悔悟漸與姦
兇不合遂淂重罪齊仁則至於削勳兇黨之中亦相
矛盾況一國之公議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九也李彦
廸權橃皆伸救任薦者也兇黨以二人並録于勳籍者
欲援翊賢名以欺士林也橃之録功乃在書啓之後尤
為無理安有伸救逆賊而淂叅勳籍之理乎小人之
衆罰削勳

欲借重於君子者於此可見矣二人之錄動固非本心而守正奮忠伸救不已竟陷姦席幾至赤族朝錄其功暮治其罪錄之削之惟其胥臆此其為誣罔之證十也況連源辜不與於邪議而元衡等乃曰老以連源並參功臣然後勳籍乃罔連源心恥其非外畏其禍不敢力辭錄功還家與其妻相對而泣夫衛社之勳果實不虛則安富尊榮自有山河帶礪之固何必強援外戚為長久之計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十一也元威雖酷淸議不滅街巷之間言或稍至則輒加以庇護逆黨之名至於柳堪只以武定寶鑑不忘卯

者之語流讁遐裔幾死復還夫好善惡惡國人之所
同然也何必以淫刑鉗制然後乃息國言之囂囂乎
此其爲誣罔之證十二也陳其大槩雖止於斯其他可
證之實難以悉舉天地神祇昭布森列臣等雖無狀
待罪近密之地安敢以一言一辭上誣天聰乎
殿下欲排公論而不得其說乃以姦兇而爲誘詐
先后又以瑠之在逃爲可疑臣等請明其不然也曾
參之不殺人其母灼知而告者至三則不免投杼
文定王后當主少國危之際處分國事其苞桑之計
頂無所不用其極而灌等之見信既非曾參之比姦
栗劄削勳

岏之浸潤膚溯者不止於三人則　文定之被欺姑
其理也若以此歸咎於　文定則豈不痛甚乎　文
定在天之靈亦必有未安之懷矣　殿下何為發此
言乎瑠之在逃則非他計也元老之捏造惡言固非
一日而尹任既誅則瑠之必死雖三尺童子亦可知
也知其必死而順受正命者士君子之所難也豈可
以此責之於一無識之宗親乎嘉岏既以飛語成罪
又以誣服定律瑠之誅戮亦所悲也目今天災時變
近古所無而舉國洶洶罔有攸屆臣等之竭誠不已
者不特為人心世道計也欲為我　先后洗其被欺之

者欲爲 先王雪其同盟之辱欲爲 恭懿殿伸其受誣之枉 殿下雖不念人心之渙散世道之斁敗獨不念 先后 先王及 恭懿殿乎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焉

十六劄

伏以臣等伏覩 聖批曰大臣之言猶且不從況其下者乎臣等不勝觖望之至自古人君之拒諫固非一端大要不明是非而莫適所從耳是非苟明則未嘗有舍是取非自趣亂亡者也其言是則芻蕘之言不可不擇其言非則卿相之言不可苟從今日之事

栗劄削勳

若　殿下不明是非也則當親問大臣臺諫反覆論詰期於歸一可也不當先以不允之意確定于中不問是非只為牢拒而已也嗚呼國人之情畢達于冕旒婦寺之譖莫于於天日　殿下何所取信而必欲使是非倒置乎頃者伏覩　聖明眷揄揚之批曰謀叛之狀衛社之功皆載於武定寶鑑若然則　殿下之所信只在武定寶鑑而已夫續武定寶鑑者姦兇欺罔　聖母極其誣飾羅織成書無有餘巧自謂無瑕可指可傳萬世者也雖然今見其書疵隙百出難掩其僞適足為識者嗤笑而已古人有言曰直者操

筆不待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
雖使假辯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
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信乎斯言也臣等不援他說請
以武定寶鑑所載明其虛僞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
當初忠順堂入侍之日李芑進曰尹任多有不自安
之心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洪彥弼曰任可寬仁淑
罷可灌可遞衆議皆如此申光漢曰危疑之際不可
不鎭定人心任等之罪皆可斟酌李彥迪曰事必光
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彼三人者誠是謀叛則
李芑順朋等何不直言而光漢彥迪伸救若此乎自
栗劄削勳

古未聞誅叛討逆禍及士林者也此其爲虛僞之端
一也趙二日加罪三人之時順朋曰任包藏禍心罪
固不赦若至依律恐其太重灌與仁淑陰附尹任謀
危宗社其罪極重而事涉曖昧恐不可以一律斷之
夫包藏禍心謀危宗社者極惡大罪在法罔赦春秋
之法尤嚴於治其黨與則順朋於彼三人有何愛惜
救護如此乎此搆造虛言驟加大戮則人情駭怪莫
可鎮服故欲以浸潤之術漸致重典耳此其虛僞之
端二也權機社稷之臣也書啓之辭皎如星日 殿
下試垂睿覽則可以想見其爲人矣機之伸救如此

其至而反錄于勳籍此小人欲假君子以服人心也
自古安有伸救逆賊而得為功臣者乎此其為虛僞
之端三也順朋因機之啓而發怒乃上誣罔之疏大
禍斯起夫順朋之疏未上則尹任只為不自安之人
灌等只為稍有形迹之人而已順朋之疏既上則三
人乃為締結謀叛之賊順朋早知三人所為則何不
於面對之日盡言不諱而反欲救護乎且廷議不然
而順朋之疏獨如此則當使順朋與三人對辨取服
定罪可也今也不然獨以順朋之疏為信而不問三
人謀叛之狀朦朧賜死此其為虛僞之端四也順朋之

疏極其誣飾回為巧密而其論尹任之罪則只舉丁
酉之事且曰陰圖不軌而不能言其不軌之狀所謂
不軌者何事耶知而不言則順朋亦有罪矣不知而
言則其為誣罔亦明矣此何異於以莫須有之字斷
岳飛之罪乎此其虛爲僞之端五也順朋所論柳灌
仁淑之罪尤無指的之處灌則以有當立何人之說
仁淑則以有默然不悅之色自古安有見其辭色便
首相即尹仁鏡
指為叛逆者乎且順朋則曰柳灌與首相附耳相語
曰當立何人尹仁鏡則曰典林百齡會坐時柳灌入
來曰稟宗社大計言既有異曰亦不同姦黨合謀之

説自相矛盾乃如此〻其為虚偽之端六也誰簡之
説上誣恭愍[illegible]至今思之痛心痛而文定為元
衡而欺罔不能不致疑於恭愍元衡之罪可勝誅
哉若非文定以慈愛扶護則事且不測矣恭愍
之塞閼瘴而交通尹任陰閲亮謀之理乎此其為虚
偽之端七也順朋之疏既上定罪三人之時林百齡
曰三人自懷危懼反有患失之心其漸將無所不至百齡
既參元勣得炳幾之辭則三人不軌之狀亘無所不
知何不明言叛其狀而乃以患失之漸為辭乎人臣
之患失雖曰有罪若患取世上之鄙夫而誅之曰汝
栗劉削勳

有患失之心將無所不至則世上之人得免叛逆之罪者幾希矣此豈理耶此其為虛偽之端八也錄功之時或以告變或以入侍或以承旨或以史官此則有言可執矣至如尹元衡韓景祿林九齡萬年尹敦仁崔彥浩鄭礥申秀涇等一事不載一言不現而乃忝勳籍何耶此不過或以潛通宮掖或以交結姦宄而已誅討叛臣若是實事則元衡等之所為無非出於憂國之誠心何不顯錄其事使後世曉然知其為大功耶惟其魑魅鬼蜮之謀罔 聖欺明不可示於後世故錄其名而閟其迹此其為虛偽之端九也金明

亂貪功樂禍希旨生事誣啓阮瑶之事桃生大亂之

階夫三人若有推戴阮瑶之謀則順朋之跡面對之時

何不一言及此乎三人既死無可推問之時乃造無

形之說此其為虛偽之端十也安世遇誘費任家之

老婢以中姦宄之欲以邀徼幸之計乃曰若問毛構

則情狀可知夫尹任雖無識非不辨菽麥之人也謀

叛莫大之事也乃與老婢相議乎此其為虛偽之端

十一也世遇又曰任陰謀閔計鄭淑儀婢内隱知難

之此言尤為無理謀叛之事雖父子之間不敢輕議

鄭淑儀婢内隱難於任為何如人而乃知任之陰謀

栗谷劄削勲

乎其他從伊玉梅香頓一之類皆迷暗女子也任非
病風喪心狂言亂走者也欲擧大事而乃與此等女
子說其懷抱乎此其爲虛僞之端十二也聲究所恃
而雀躍者只在李德應之供而今擴供辭自相乖戾
者甚多盡緣畏死求生胡亂說道故也今擧其一二
則德應曰任謂自 上凡事皆議決於大臣吾門所
保五六年無事又曰 大行王昇遐後 大王大妃
遣內官勸粥於任及汝弼任曰我侍病入內必以我
圖爲不測而終無異議傳位于 主上是女感喜而
然也心甚自安又曰任欲通於灌仁淑而居曰安知

灌仁淑以父為無狀而反害父也任曰果然如此等
說或以尹任為心甚自安或以灌仁淑疑任之無狀
則與所謂與灌仁淑共謀者何其懸絶耶且只稱其
共謀而終不能言其共謀之為何事則可見其誣服也
此其為虛僞之端十三也假使三人共謀不軌必有
實跡辭證歸一然後乃可依律定罪今也不然至梅
香之供則曰增到任家任坐庭中語增曰汝當立矣
從伊供則曰七月初三日任謂興義曰欲立鳳城君
興義供則曰 仁宗大漸時父任言鳳城君若以問
安入內卽使傳位則孰能禦之增之供則曰任欲議

栗割削欵

諸朝廷封　主上為上王將立臣或鳳城矣前後各
人之招互相逕庭一至於此此尚可謂之辭證歸一乎
此其為虛偽之端十四也姦兇手自粉澤之書其謬
妄乃如此雖欲信之不可得也況當時目覩之人孰
不懷憤含悲欲言而未言者今之卿相多有目覩者
而　殿下不信其言乃信姦兇所造之書抑何意耶
姦兇當時所說可以取信於後世則是司馬光永為
姦黨朱子永為偽學唐之羅織經可為用法之程式
矣天下寧有是理耶嗚呼　文宗扶翊　聖主欲定
邦家其好生愛士之念寧有紀極哉其教曰予之欲

定人心豈偶然哉又曰不欲傷人是予本意生禍士
林非所忍也以此觀之 文定好生愛士之本意昭
然可見惟時元衡順朋李芑百齡等左象右蔽前遮
後擁必使日月藏光乾坤晦盲而後已姦宄之罪擢
髮數難今若不削此勳不焚此書以暴 先后之本
意則天下後世將以血肉士林濁亂邦家為 先后
盛德之累矣臣民罔極之痛窮天地而未解也 殿
下獨不念及於此乎伏願 殿下取武定寶鑑參以
臣等之言反覆相證臣等之言若有差謬則當伏欺
罔之罪如其不然則快順輿情以定是非勝幸甚
衆酌削勳

四十一劄

伏以人君之急務莫先於明理〻苟明矣則是非好惡咸得其正如燭照而權稱矣理有未明則是其所當非非其所當是好者未必善惡者未必惡終至於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矣明理之後又以審斷為貴如或知其是而不盡好之之道知其非而不盡惡之之道則無貴乎明理矣今玆乙巳之事全出於姦兇而反為 先朝之玷汚故羣臣之瀝血哀叫者無他為 先王也利源不塞四維墜地將無以為國故羣臣之甞心極論者無他為國家夫也羣臣受

先王天地父母之恩其懷沒世不忘之心者誠固至
矣 殿下之追慕 先王則尤切於羣下矣羣臣之
愛之君憂國必欲措一世於泰山之安者志固至矣
殿下之勤念國家亦尤切於羣下矣夫以 殿下追
慕 先王之誠聞姦宄之欺罔我 先王而不以為
怒聞姦宄之侮慢我 先王要以盟誓而不以為恥
聞姦宄所煽之禍濁穢我 先朝而思不所以灑之
其視 先朝之受辱如秦視越瘠漠然不動乎中則
非殿下之追慕 先王不及於羣臣也窃恐理有
未明而是非好惡不得其正耳假使有人欺罔 殿
栗劄削勳

下則 殿下必罷之悔慢 殿下則 殿下必誅之
而於 先王之事乃不顧念則是 殿下之為 先
王不如自為也豈不大可痛哉且以 殿下勤念國
家之志見利源大開以成遺君後親之徒將無以振
起四維而不以為憂見公論壅塞人心憤悶將有土崩
瓦解之勢而不以為恤見變異疊現饑饉荐臻政荒
民流無以保邦而不思正名圖治上答天譴下慰人
望而如安寢於積薪之上不知火之將至則非 殿
下之勤念國家不及於群臣也竊恐理有未明而安
危治難之見其甚耳 今者咸里之越法妄訴則 殿

下不問曲直而從其請內奴之犯科希恩則 殿下不問可否而復其役乃於宗社之大計西留時逆衆則是 殿下之顧念國家不如愛護戚里內奴也豈不大可惜哉嗚呼 先朝之垢汚未洗則雖使謹於蒸嘗嚴於齋潔皆非孝之至者也為政而正名未盡則雖使良法日施美令日下皆非治之至者也伏願殿下格物而明理明理而善斷使是非好惡咸得其正不勝幸甚

擬陳時弊疏畧

其六曰雪誣枉以快衆心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卑疏削勲

我民聽是故民心悦豫則和氣致祥民心怫鬱則乖氣致戾
異當今民心之怫鬱者 殿下亦嘗忖度而得其情
乎天下古今之冤枉莫大於乙巳諸賢臣今若陳則日
力不足請言其略 中廟末年尹任與尹元衡不協
有大中尹分黨之説 仁廟既之無嗣 明廟是貴
介之弟元良之望不在他人特 仁廟初之未及逝
位儲副耳當是之時雖愚夫愚婦孰不知 明廟爲嗣
仁廟之嗣乎一朝禮陟膺圖承統天人之意得矣
豈有異議哉羣兇乘時肆毒不計宗社安危徒以報
怨射利爲事其意以爲不以叛逆爲名則無以熒惑

只治大尹則士林不服

上聽劫制朝廷故乃造飛語以動宸極設嚴刑以
取誣服又慮只治大尹之黨則恐士林不服清議不
息故多引知名之士加以逆黨之號以參夷之典隨
之擧一世之忠賢悉陷叛逆之深坑羅織日熾鍛煉日
酷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宗社之不亡實是天幸也嗚呼
李彥迪之賢已達于宸聽泮宮諸生至以從祀爲請
則此豈黨者逆乎擧此一人可見諸賢之枉也乙巳
之禍國家所未曾有也群兇已死公論漸發 明廟
末年有意昭雪而竟未果焉 殿下初立 慈殿遵
先王遺意微示雪昭之旨朝野懽欣庶見國是歸
罪蹤削勳

正而濡思中止興情未厭嗚呼小人之誤國亂政者
只得售姦於一時無以欺明於後日而乙巳羣兇尚
得鉗制衆口于既死之後使吾 聖主不得洞照其
姦狀臣竊痛焉神人之憤歲久益甚 列聖在上於
昭于天想必震怒欲假手于 殿下矣近日白仁傑
稍發其端而後無繼之者可見朝廷循默成習無蹇
諤之風也己酉之禍因實乙巳而發年少任重憤其
父被罪時出怨言乃遭天倫之變適值姦兇方欲立
威之階遂成大獄廣殺無辜至今思之腐心墮膽也
大臣既以己酉爲雪可矣己酉可雪則乙巳不言可

知矣卒領議政沈連源是臣祖母之從母弟也臣祖
母生時往連源家連源初錄衛社之功與其妻相對
而泣祖母生時謂臣曰功臣大利也沈公乃泣可謂
賢哉臣少時不忘其言到今始知連源雖被參錄功
而實知諸賢之非罪故隱傷如此也乙巳之冤天神
隆于上地祇證于下臣若每言輒嗔之罪宜加臣
身伏願 殿下垂恩於枉死之冤赫然于搆禍之奸
特命一切昭雪給其職牒還其籍沒其時擅權之姦
兇悉奪官爵因削衛社之勳以此告于宗廟社稷與
一國更始夫如是則上以慰 祖宗陟降之靈下以
栗疏削勳

沖朝野久欝之憤人心喜悦 天意亦回矣昔者宋神宗
觀鄭俠之圖命罷新法民皆忭舞久旱得雨今日安
知亦有如此之應乎云々

代白參判作傑論時事疏略

疏曰云々 殿下有教曰昔者于公慟哭三年旱今日不知
其幾于公慟哭乎因命疏放滯囚好生之德溢於言
表聽聆所暨孰不感戴第念寬有大小政有緩急先
其小而後其大務其緩而忽其急則所為不能三年
之表而經小切之察者也今日之寬孰有大於乙巳
已酉罪籍而今日之政孰有急於昭雪誣枉慰悅衆

心乎伏願殿下善推好生之心俊發作解之言己
巳己酉籍沒之物悉令還給士林之名在罪籍者悉
復職牒夫如是則忠魂感泣于幽冥士類興起於昭
代國是歸正衆心可一矣士類之興國是之正固是
急務云云

疏箚三

萬言封事畧 甲戌

乙巳禍 云云己卯諸賢稍欲有為而讒鋒所觸血肉糜粉繼
以乙巳之禍慘於己卯自是士林狼顧屛息以苟活
為幸不敢以國事為言而惟是權姦之輩放心肆意
利於己者以為舊法而遵守妨於私者以為新法而

栗蹊削勳

華羅要其歸所不過剝民自肥而已至於國勢之日蹙

邦本之日斲孰有一毫動念者哉云云

乙巳給

云云試言今日之政則貢案守燕山之法銓選遵權

姦之托先藝後行重閥薄贖承旨不入內近臣疏而

宦官親侍從不參廷議儒臣輕而倚論重不久一官

以歷清顯爲業不分職事以委曹司爲弊習謬規

難以陳構而不始于己卯也成于乙巳云云

疏劄 五

代白參贊仁傑疏略 己卯

云云朝廷有以善遮者有以不善遮者有不遮者[illegible]如

乙巳禍

乙巳之禍燎原滔天而在朝者以言為戒鳳城之死也舉朝皆曰可殺莫敢異議此乃以不善延者明驗也云云

司諫乞變通弊法劄畧

云云士林之氣斬於己卯絶於乙巳自是以來求仕者斵方為圓守道者韜光晦跡父戒其子兄勗其弟皆以為慎勿経營國事以挑禍機云云

請革兩宗禪科啓

兩宗禪科為治平疵政 聖明畧德異教朋興正氣消沮人心憒悶公論鬱抑者垂二十年 聖明豈不

栗䟽封事啓 乙巳弊

知耶[邪]教之不可崇公論之不可遏哉特以　文定王
后續天未久不敢輕改遺教故遲遲至此耳臣等亦
臣子也豈不知哀慕　先后以體　上意乎但衆怒
如水火不可力制公論是元氣不可摧喪若非公論
怫人心治國家於危亂之域而只保邪教則必非
文定王后本意也統領僧徒自有州縣有司不待兩
宗之有無也先儒尹焞釋論語曰如其道雖終身無
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未審　聖明以禪科之
設為道耶非道耶臣等之論執不過爭是非而已未
審　聖明以　中廟之革禪科為是耶非耶知是而

不能從知非而不能改則吾道已矣國脉何依自
上旣非而司而至以風俗之不純責政院之輕啓
聖明此言非國家之福也必使居喉舌之地者依阿
承順默無可否然後風俗乃純耶君出言自以爲是
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此衛國之事所以日非也豈
可使 聖明之朝乃有此習耶昔者任士洪進言于
成廟曰近日臺諫好爲煩論宜稍示罰 成廟責以
失言後乃黜斥臣等竊恐士洪之姦有以窺伺 上
意而復起於今日也具瞻之臣耳目之官豈皆好爲
騷擾者哉勢不得容默耳伏願 聖明遠法 聖祖

栗啓兩宗科

之納諫迂遷、神考之革邪永罷两宗禅科以鎮人
心

祭休菴白公 作傑文 己卯

當載白公書卒下

生禀偉氣養以直節依歸哲師早講正學愿作道否萬事瓦裂藏鋒韜彩內修不輟和光濁世人莫我測簪笏儻來擢居言責爰有陰邪入于左腹將戕良善密旨是託公奮直辭風霜滿華傍觀吐舌公不變色北謫南遷何怨何尤天運回亨慶集桑榆龍光是荷位躋六卿褒以氣節天語叮嚀年逾八耋憂國彌新不避時忌章奏孔勤不容何病在我無作小子登門屢承誘掖性理之辨雖有異同辭和氣平所爭者公

栗祭休庵

公年雖耋猶冀進德我未衰暮儻開茅塞庶幾一月
瀾漫同歸忽承訃奄卒業無期道路修阻矣不能臨
緘辭寫哀曷盡余心間氣之聚倏歲何適尚有不亡
願垂歆格

栗谷全書雜著二

東湖問答 己巳

當載栗谷論劄下

三十四歲己巳六月復除校理九月製進東湖問答著年

仁宗養德東宮休聞夙播億兆仰戴望之如雲一朝卽祚四方響應啜粥面墨不出號令而躬行之化已被於邦域矣羣賢仰恃聖明皆以爲三代之治不久可復豈期旻天不弔奪我元后姦兇乘勢斬刈良善設叛逆之名以爲陷穽士類之稍有知識者無能得脫乙巳之禍足以亡國而寶曆綿遠者良由 祖宗積德之厚餘也志士之嘆於斯極矣 明宗英達夙成少無失德而李芑尹元衡之徒壅蔽聰明賊賢誤

栗雜 東湖

國忠臣鉗口道路以目者垂二十年天誘聖衷辨別
是非元衡得罪士林興起庶見陽春復廻於蔑貞之
後社稷不幸 先王捐劍元〻喪考百神無主賴我
今上恭承遺教宅憂翼室受付畀之重協神人之望
聖德日章衮職無闕此正志士有為之秋也當今國
家之勢譬如氣絶之人僅得蘇延脉息未定元氣未
復汲〻投藥庶見生道而或以為不用藥餌坐待自
瘳或以後當投良藥而不知其藥之可用拱手環視
不施一計則大病之餘風邪易中將必有不可救之
危證以至於必死而後已也國家之勢其危如此肉

食之臣其可不惕然思有以救之乎所貴乎去姦而進賢者只為除其舊弊布其新惠以救民生耳今也不然南袞金安老李芑尹元衡誤國之遺弊未盡洗滌疲民之苛法未見改革而方且偷閑靡事無所建明若曹參之代蕭何則是舉一國而付之相忘之域矣君子小人其間不能以寸下民之困上天之怒尚何怪哉

右論我朝古道不復

國朝育才之盛遠勝前朝燕山之世任士洪懷不測之心始犲士林餘氣猶盛而殘傷于己卯尚有綿綿

之息斬絶于乙巳自是厥後為善者相戒為惡者相勸若有士一頭角稍異論議稍正則得責於父兄見擯於郷隣惟是含糊骫突只貪富貴者乃能美食安坐以享祿位朝廷大小之臣非無憂國愛君之心而懍懍然以己卯乙巳覆轍為戒莫敢出一聲以助正氣但狐起首鼠反助流俗而已此其不可為者也

右論當今之時勢

客曰當今急務只在安民作人而已乎主人曰善哉問安民作人固今世之急務也但國是未定正名未盡則雖欲安民作人固今世之急務也開國以未正

邪消長固多反復而至於殄殲士類斬絶國脈則莫
甚於乙巳之禍鄭順朋尹元衡李芑林百齡許磁斯
五姦者罪通于天必殺無赦者也 文定塞淵于深
宮之裏 明宗宅憂于幼沖之日外間是非何由灼
見乎斯五姦者乘時謀利欲以殺戮之酷立其威以
籍沒之財富其家乃造飛語以罔聖聽設嚴刑以取
誣服聚羣不逞之徒以張其勢擧一世之忠賢悉陷
于叛逆之深坑又恐公議之不可終泯則乃作羅織
之法若有街談巷議稍分是非者則輒加以庇護逆
臣之名以叅夷之典隨之究謀既遂録以衛社之功

栗雜 東湖

嗟呼仁廟大漸遺教叮嚀 中宗嫡嗣只餘一人
兄亡弟紹允合天人彼五姦者有何寸功當是之時
百僚戰懼萬姓悲憤宗社之不亡實是天幸也近來
五姦已死公議復發上自公卿下至哏隸莫不慷慨
欲食五姦之肉特 主上獨未之知耳客曰何以明
其 主上不知耶主人曰昔者郭公善善而不能用
惡惡而不能去卒以亡國今我 主上聰明睿智卓
冠百王若知五姦之罪則必赫然一怒誅于既死而
至今寂寞故以為 主上不知耳嗚呼羣臣之事
主上可謂非至誠矣當今第一義莫大於正名而不

告主上何耶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忠讜之臣斥為叛逆姦慝之魁錄為名臣名之不正莫甚於此為今之計莫若懸揚五姦之罪奪其官爵盡削衛社之勳悉宥無罪之人以此告于宗廟社稷頒教中外與一國更始夫如是則上以慰祖宗陟降之靈下以安朝野憤惋之懷惟新之政次第可舉矣客曰子言固切於時務矣但先王已定之事後王安可改革主人長吁數聲曰流俗之見一至於此治至終不可復

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好善嫉惡者
明宗之志也勸善懲惡者　明宗之事也彼憸之邪
輩罔聖欺明縱售奸術於一時難逃斧鉞於萬世今
我　明宗於昭于天其於姦狀已悉洞燭亦必震怒
于冥漠之中欲假手于我　主上矣　主上其將繼
志述事以副　明宗在天之心耶抑將承訛踵謬以
悅姦宄地中之鬼耶嗚呼國是未定則人心易搖正
名未盡則善政難成若不埽蕩姦宄之囊橐扶護國
家之元氣則君子無所恃而罔盡其忠小人有所窺
而欲紿其惡國之為國未可知也若如子言讒以已

定之事必以無改為孝則昔者文王事商而武王誅
紂此亦可謂叛父之道乎客再拜曰善乎吾子之説
子説若行東方將見三五之至治矣主人退而記其
説
右論正名為治道之本

壬寅先生七歲作陳復昌傳

略曰君子德積於內故其心坦蕩蕩小人積蓄乎內故其心長戚戚余觀陳復昌為人陰懷戚戚陽欲蕩蕩使斯人得志異日之患庸有極乎時復昌在比鄰而有時譽後果赴士禍

栗谷全書卷之二十二

語錄下

問蓄色與乙巳事晦退均有其過而先生獨咎晦齋何也栗谷良久荅曰凡觀人之道當分成德後與未成德前退溪之失在於年少時晦齋則旣老而有此失所以不能無别也

附錄六

庚午五月二十五日政李珥入校理首望受 點珥會於讀書堂朔計著東湖問答極陳鄭順朋等五姦之罪又嘗於領相李公略言乙巳忠賢被殺之端極言而力爭之以為當改正僞功至是 上擢置經幄蓋嘉其骨骾而欲施其言也

六月初九日以禺中李校理珥所製劄子邀進入其中有宦官宮妾或脅於威或誘於利不明是非者有之無乃 殿下聽其言而遲疑不斷乎以 殿

下聖明必無是理而臣等不能無疑耳 上答曰是何有此無理之言乎莫大之事豈婦寺所得干預乎玉堂學士讀古人書猶有此言耶

經筵日記二

林芑有罪兩司請治罪不允芑是庶孽能文初授漢吏○學官性陰險喜事隨金澍奏請改 宗系事以功授堂上職每僥倖朝廷有事得以發身至是窺
上意厭士類又欲沮崇德興君故乃呈疏于政院其意大槩以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論為非聖人之法

殿字下又有論
士習一欵而省之

主上當為德興之子極其尊崇且論 仁廟之主不當 文昭殿云云於是兩司全數伏閤請拿鞫林芑曰芑欲移 仁廟之主出 文昭殿此罪同於廢置 君父矣且欲追尊大院君而以為人後為之子之論為非是欲絕父子之倫也且以讀心經近思錄為釣名是欲禍士林也 上荅曰 文昭殿當廢之說倘於趙光祖之口若罪以廢置則光祖當先伏其罪不罪彼而罪此無乃林芑不服乎且芑言欲為所生親之世祀也非欲追尊也且釣名之云無乃士類自取乎以幺麼一芑之疏至於兩司伏閤無乃躁乎此是東栗林芑

之亦習也言之從不從豈係於此乎不允兩司伏閤
經月竟不蒙　命

兪氏追遠錄

後孫 兪星柱 編

景安公 下編

辛卯嘉靖十年 公五十六歲 十月拜戶曹判書○倡卿宰論金安老誤國之罪老安嘗在謫中陰倣保護東宮之言而既得其志勢焰薰天朝紳側足道路以目而人莫敢言者公獨奮然以為不除君側之惡則雖糜身粉骨而言不可不盡也二十三日癸卯遂與兵曹判書尹殷輔工曹判書曹繼商刑曹判書朴壕兵曹參判尹任刑曹參判黃琛工曹參判金揚震禮曹參判

南世準兵曹參議許寬參知南世雄戸曹參議朴好
謙禮曹參議蔡世傑工曹參議尹衡等啓曰金安老
事出於物論已久政府非以安老爲不堪禮曹判書
之任也若在於朝廷則有妨害之事故啓之請速決
斷傳曰六曹所以同議啓之者意非偶然其遞安老
判書同日直提學金銛應教南世健校理柳世麟副
校理成倫修撰金萬鈞崔演副修撰李名珪蘇逢博
士鄭惟善著作吳壽聃正字洪春卿等啓安老事傳
曰昨日政府啓之今又六曹啓之故已遞判書矣
二十六日丙午下義府禁 年譜

金安老子禧尚 仁宗妹孝惠公主安老由是揣權
後得罪竄宣言曰吾若復入 東宮 即宗 仁安而已卯
人且復用矣沈彥光等信其言遂指安老安老既入
禍士類益甚毒流縉紳人皆仄目 俞漢雋家傳
金安老自詭以保翼 東宮起讒中顯用日搆慫人
莫敢言者李左相荇始援而後悔啓請罷斥公與六
曹叅議以上十數人詣朝堂力請涎政府所請安老
以此啣公尤甚誣以罪及下獄公連日冬霧四塞不
下人人皆異之竟鎸公官秩公退寓庇仁
安老死 始還朝朝議欲籍安老貲產公以為已甚而
俞氏錄

止之世稱以長者 後孫坵基撰墓誌上同
公自上言金安老顓權自在御下蔽上禍及士流
危在朝夕安老在朝廷是前之則一南袞後之則二
子先也殿下何不急逐安老以靖朝廷乎 家傳
上雖其遞安老職然安老實不去居中用事矣二十
六年教曰戶曹判書俞汝霖與曹繼商等謀擊安老
又說李荇託安老事激大臣擾亂朝廷其下汝霖等
獄於是公與繼商等皆下獄公供曰繼商直抱府指
臣議議政府發安老事六曹何事不言乎臣許諾荇
病臣往問之臣仍與言安老無官職其門如市臣實

與其議供辭上 上命刑訊削公職歸田里繼商等
皆抵罪 家傳
○丁酉嘉靖十六年 公六十三歲 十月敘用○臺諫請從公
論狀正安老之罪 上命賜死初七日癸酉 上御
宣政殿教李荇等敘用 年譜
當在丁酉上
後七年而安老敗 上御宣政殿有教俞汝霖曹繼
商李荇等先知安老奸夫罪安老而不釋俞汝霖等
非所以章好惡也其釋之即日拜公為禮曹判書公為
重人厚其為安老所逐而居庇仁也及其敗而復進
用之於朝也廷不屑屑言安老事而朝廷議籍安老
俞氏錄 汝霖

公曰何甚也世以此愈賢公公性不喜紛華雖位至公卿常泊然若布衣之士賓客至置酒酒一爵而已中宗三十三年公卒謚曰景安 家傳

成宗丙申生(燕山)戊午司馬甲子別試歷藝文檢閱(中宗初)待教奉教舍人直提學吏議大司憲副提學禮曹判書忠清(全羅)監司 中宗己卯拜司諫與大司(憲)趙光祖等伏閤請削靖國功臣偽濫者象允(而已)靜庵被禍仍不削及靜庵被禍與大司諫李成章等啓請與趙光祖同受其罪罷職辛巳陞通政辛卯論安老罪被刑訊奪告退居砥仁有詩曰政崖壓下卜新居日日持竿坐釣魚

自是漁翁無品秩傍人且莫喚尚書丁酉復叙戊戌
卒年六十三僉樞起昌子父子並享於清節祠洪彦
弼撰神道碑 年譜
姓俞諱汝霖字潤沃杞溪人 墓誌

俞氏録 汝霖

肅敏公

> 任氏姓苑錄安名世被禍在戊申云然則公之責復昌似在戊申後而今載丙午条當誤矣肅敏後孫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明宗元年公三十七歲○責陳復昌枉殺李仲悅李公仲悅為陳復昌所惡以非辜將罹東市之禍而公素與復昌相知出遇復昌於道責之曰君曲事權貴承其風旨曩既無辜殺安名世猶未饜又欲殺李仲悅耶復昌大怒遂與尹元衡謀陷公 年譜

時文定后弟元衡權專用事為人傾邪士類擯之遂與尹任等角立任章敬后弟也時人號為大小尹公見時事日非歎曰分崩如此國其有不亡者乎 仁宗新即位雖素知元衡奸以大妃故擢為工曹叅

俞氏乘絳

判及明宗與元衡與李芑林百齡鄭順朋等論任
罪以任欲立鳳城君勢不可然後乃立　上激文
定怒於是任及大臣柳灌柳仁淑等皆以逆論死公
卿大夫相連坐無得者免公奏曰夫任等何罪死事
無其實而權臣以任爲鵠株累遍於搢紳夫冤鬱之
積非國家之福也願　上察之當是時元衡權傾人
主一言及尹任事家立碎而公冒勢焰以直其冤人
莫不危之於是尹元衡切齒（後孫演集撰家傳）衆皆爲公懼公曰命在
復昌與元衡謀陷公衆皆爲公懼公曰命在天不在
陳復昌何懼耶作詩刺復昌復昌元衡雖怒亦卒無

以爲也 家傳

〔辛酉校理朴淳上百齡諡既過能改曰恭容儀恭美曰昭 出年譜〕

林百齡之死也元衡等議其諡應教朴淳議以恭昭元衡怒曰林公藎臣獨不可得忠字耶愬於文定下淳獄以公前校尹任等無罪欲與淳俱罪之事且不測 明宗知元衡專權自恣內厭之以故事得已然元衡怒益甚 明宗爲出公按察北關以全安之 家傳

公在北關時敦儒化以變弓馬之俗北人爲之語曰前有李繼孫後有俞絳相與享繼孫于文會之院而以公配 家傳

俞氏兼絳

嘗自言吾無他長惟立朝三十年免踏貴戚家蹊徑耳家傳

丙寅公五十七歲春陞特漢城判尹公自辛酉以爲後尹元衡所沮棲屑內外是歲李鐸朴淳等劾元衡之罪上始允之放逐于外乙巳被罪人稍稍伸雪上特命公進秩正卿年譜

公諱繹字繹之杞溪人景安公汝霖之孫正德五年庚午中宗五年生嘉靖十年辛卯中宗二十六年公二十二歲中進士李閔慶榜嘉靖辛丑中宗三十六年公三十二歲擢別試柳僔榜歷檢閱吏郎修撰舍人全羅按使吏議慶尚監司大憲平安監司咸鏡

監司官止戶判 庚午隆慶四年 宣祖三年公六十一歲 卒壽六
十一謚肅敏月沙李廷龜撰神道碑尤庵宋時烈撰
諡狀 肅宗壬午享于咸興文會書院 年譜
公與河西先生金麟厚同庚而又同榜交契最密及
其按節湖南也先生時居淳昌遺公狀紙先生題詩
其紙曰妻求為擲帖兒輩作婚書痛掃諸般請狂詩
寫醉餘 年譜
乙卯倭寇後 上咨大臣可合嶺湖伯者僉曰公及
權轍諧 上特分遣之 年譜
觀察平安也獻議築義州城百餘里西人賴之 年譜
兪氏來絳

公兼通武畧習遺事家傳

後自警編

見識 以鄭順朋卜相或曰順朋被己卯之禍久見廢斥家
仁淑周惠順朋 貧多子女不能自存少時柳仁淑交厚仁淑憐其飢
餓許口送米久而不怠人多義之順朋之得免餓死
安國前識順朋 皆仁淑之惠也金安國嘗曰順朋初非己卯士類而
誤被顯斥他日若得路而行其詐則士林必無歸路
既得志即殺仁淑安國之言如合符節可謂有先見之明
云

諫諍 栗谷先生庚午玉堂四十一劄五六劄外皆先生筆
堂劄皆栗谷筆 也至丁丑因前日之議竟得回天群情快之

出處

林石川億齡卓犖不羈登第後不喜仕宦屢為清顯不肯來以故多棲遲外官其季百齡為乙巳功臣勢傾一時石川時在京為承旨亟棄去百齡苦留不聽

億齡贈詩百齡

及渡漢江作詩贈之曰好在漢水江安流不起波遂終不至士論韙之百齡死後晚年來京為江原監司遍踏海山篇章淋漓至今輝暎林泉政化亦清寧未幾拂衣 識小錄

億齡止百齡

先是百齡欲害柳灌等以其謀告之要與同事億齡強止不聽遂棄官還鄉百齡追送漢江億齡作詩贈之曰云云為人疏宕不羈不好榮利不與其

弟同惡相濟雖有康雜之事不可同年而語矣海東野言別集

河西見幾元祐完人

竊聞前輩長者論乙巳名賢莫不以河西為稱首蓋以河西見幾於邑流中不俟終日而得為元祐完人也河西附録象村集

明廟末年南溟驛召入對于思政殿 上問古人所三顧不出草廬者何義也南溟對曰此

退溪収議微嘅過宋

退溪先生在鳳城君収議時隨例着署即日辭退當時物議有未厭者然先生豈快禍而為此哉莫是夫子微服過宋之意歟野史之流

自警

義命

振宗責夫人振順朋

金新齋振宗乙巳忤權姦罷還舊業也妻三寸鄭順朋要藏獲於夫人許以免公於禍公責夫人曰納財而免禍於小人豈丈夫所爲乎終不免禀請來儒師友錄

譔錄

謹愼

仁廟稱申景禛國之長城

申平城景禛既𦒿戴 聖主倚毗益隆則遂以國家自任盡心竭力靡有餘智 仁廟嘗称以國之長城每以手札密訪機宜公織悉条對多所裨益而終不使家人知之也碑銘

署

定力

圭菴遺命

乙巳禍作圭菴宋公麟壽被劾歸淸州村舍丁未有後命金吾郞至公號慟 傳旨沐浴就死貽書訣其

疊謚狀

家弟祺壽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一子托君吾何憂焉其弍子書略曰毋以余之被禍沮抑勤讀書戒酒色喪事從儉無違禮負愧而生不如無愧而死筆畫飛動凜凜有生意其醉日所養可見矣時年四十九

東閣雜記

柳希春濟州遺風

柳文節公希春大有定力倉卒不動其自濟州還于北也入大洋風濤猝起同行三船旋敗沒舟中人失聲痛哭公容色自若取紙筆作家書處後事且語從者曰船雖覆幸有一人脫者可以此達於吾親死生命也奚恨俄而風止僅得免後見其書者字畫謹好哉

自警

處織進皆以爲不可及 行狀

報應 元衡貪權以妾爲妻

尹元衡威權既隆京中諸宅至六十奪人臧獲田土不可勝數又以其賤妾爲夫人朝士之貪勢利者與其妾子女爲婚幸賴公議不泯至二十年乃聲罪未幾死 稗官雜記

蘭貞毒夫人

尹元衡具其夫人可去狀上言以離之妾蘭貞頻以食物遺之後聞其病饋食鹽既食煩懣即逝人以爲置毒元衡被黜蘭貞傳聞法司將拿問自縊元衡亦尋死 上同

憂國

尚成安公爲相十六年當尹元衡用事之時內外擊

尚相爲元衡掣肘

財不能行其志每一念至或中夜布席於中庭臥嘆
咤良久曰這翁今番行次甚爲中間矣 清江小說

善慶

乙巳錄勳之日大提學當製教書而申光漢把筆呻

申光漢避教書

吟仍謂提學崔演曰老夫自去夜得病氣甚不平未

崔演撰教書

能搆思令公須速製進使無窘急之患崔演代製申

既錄勳之後所分逆賊子孫及奴婢等皆許自便行

申善處變

上一切不使應役而其時人無得以知之平生以歇
後得名而處事如此人所不可及也 寄齋雜記

辨誣

明廟嘗御夜對丞旨許曄經筵官李遴尹根壽入侍

自警

曄言趙光祖爲小人所陷而死自上當察其無辜

許曄言
具壽聃
究

也且具壽聃素有直名 上亦嘗教以直亮之言果
發於經席處因一時之論坐被重罪亦為可矜根壽
亦從而進啓如曄言 上皆不荅翌日兩司劾曄好
生議論眩亂是非遼之是時李戡李㯹等方柄國論
遊即於今日泄之也根壽亦斥除果川縣監東閣雜
記